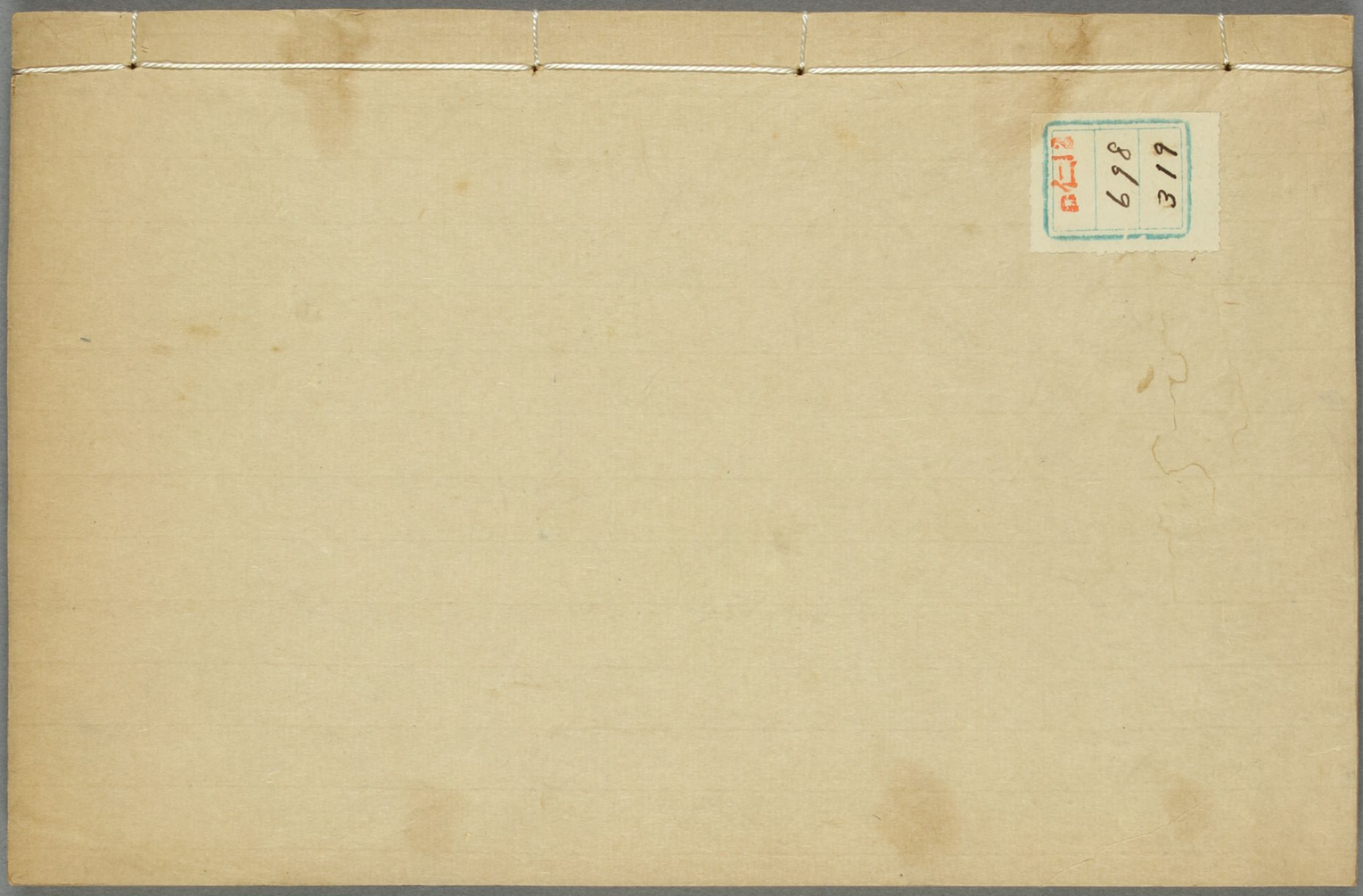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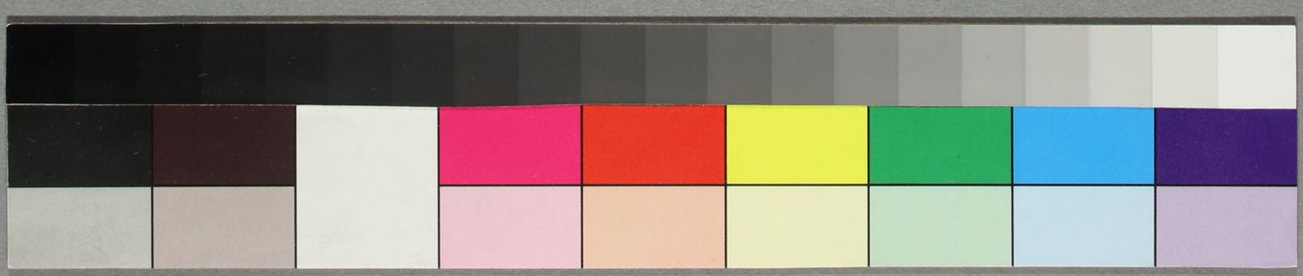

698
319



昏禮重別論對駁義序

古禮之存於經典多有彼此歧異前後殊軌賴有傳注及後儒者之所論難而其義始明故班生敘白虎通義鄭君駁五經異義凡以詳列師說互證得失同爲實事求是之學而已吾友儀徵劉伯山明經博綜經史凡立一義必洞悉古今同異之故閎劉鶚汀刺史摯精三禮與其師陳恭甫編修相似二君皆以言學締交明經習左氏春秋曾著先配後祖賈服義三篇謂大夫以上皆三月成昏據列女傳所載宋共伯姬齊孝孟姬事證之又以其說推之草蟲諸詩皆同此禮刺史則援士昏禮篇首無士字而曰昏禮下達（刺史初說如此後從鄭氏以下達爲媒氏通言義似遜前）又昏義郊特牲皆通說昏禮則自天子至大夫士皆當夕成昏無三月成昏

之禮列女傳所載共伯姬孝孟姬皆記禮者之失反復辨論成昏禮重別論質之明經決其可否明經爲之平刺史更爲之對皆各尊所聞俟相見時議之而明經遂歸道山明經之子壽曾亦以雋才世其家學爰取先著引信其義又取刺史論對臚列而詳辨之成昏禮重別論對駁議凡萬餘言援引該洽雖辨不爭以視世之黨同伐異好名競勝者倜乎其不可同日語矣晃則謂明經所據列女傳必不可駁而昏禮所言下達實爲大夫以下通行之禮（玉藻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與此言下達義同）故曰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則知大夫亦是當夕成昏也至天子諸侯皆三月廟見後成昏三月者所以致齊戒也（禮帝牛在滌三月亦取豐潔之義月令於仲夏仲冬皆言君子齊戒足知齊戒本無定期非但如散齊七日致齊三日矣）蓋尊愈貴則禮愈尊亦愈嚴故凡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鄭公子忽就昏於陳不俟歸國廟見而卽成昏（諸侯世子命於天子其禮當視小國之君）故先配後祖陳鍼子譏之其後共伯姬孝孟姬皆克守禮以行而列女傳亦卽特載其事則知當時之諸侯多不循此禮矣昏義卽昏禮之義昏義郊特牲雜說昏制文皆完善不必疑其有闕佚也凡此與明經刺史說稍有異故因壽會此編爲附著之壽會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試更爲晃決之何如同治辛未六月寶應劉恭冕

昏禮重別論對駁義一　儀徵劉壽曾恭甫著

重別論一　儀禮十七篇皆以篇目冠首惟士昏禮篇首無士字而曰昏禮下達鄭以下達爲媒氏通言或云經有脫字應云士昏禮下達鄭以下達爲媒氏通言或云經有脫字應云士昏禮下達也疑莫能明矣

平云考工記玉人穀圭七寸天子聘女大璋亦如之諸侯以聘女則天子諸侯納徵之禮與士之但用皮幣不同確有明文無須疑下達爲天子下達於士

對云朱子曾疑下達二字爲用雁而發前人已經辨明鄙意則疑下達二字爲昏禮二字而發蓋禮名爲昏則既昏成禮自天子達於庶人一耳胡氏竹邨儀禮正義云壻親迎用昏

因名其禮爲昏禮自天子以下禮之隆殺不同而其名昏則同故禮記哀公問言天子諸侯親迎之禮曰大昏周禮大司徒言聚萬民之政曰多昏是上下皆名昏也蒙按嫁娶之禮届初昏行事故名爲昏壻以昏迎妻因而至故謂壻爲昏妻爲姻妻以昏至夫因而成匹配故又謂婦黨爲昏夫黨爲姻姻之義起於昏昏之義起於當夕成禮故又謂之昏媾昏與媾皆配匹之名耳下達之義先據玉藻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之文考公冠以祼將之禮行之金石之樂節之士以下安得有此而云下達者專指始冠而言耳與此下達專指昏時行禮而言似屬一例故以爲疑既又思昏禮旣屬篇名下達上不云自某某則文理又殊考表記事君不下達鄭以不以私事自通於君解之與昏禮注媒氏通言意近則下爲男下女之下其義自長故不徑主前說然昏之名義原主當夕成昏禮不可謂非上下之達禮也詩昏以爲期六禮有請期卽成昏之期移於三月後則愆期矣届時日期初昏嫁娶之期壽曾謹按下達二字指旣昏成禮自天子達於庶人禮家從無此義先生於穀圭大璋之確證旣無從置辨乃引胡氏正義以牽附其說然胡氏明云自天子以下禮之隆殺不同而其名昏則同是同者昏之名也不同者昏之禮也今謂上下皆名昏卽當上下皆同禮誤之甚矣至玉藻諸侯下達之文自指始冠而言但下達祇緇布冠一節不可以賅全禮故特筆著之冠禮緇布冠之下達有證昏禮旣夕成昏之下達無

證安可指爲一例賈疏申鄭義云言下達者男爲上女爲下
取陽唱陰和之義故云下達謂以言詞下通於女氏也先生
既謂下達主當夕成昏而又謂下爲男下女之下鄭義自長
可知義不安於心者終不能執守也東門之楊乃庶人之詩
其曰昏以爲期不足爲大夫以上之證愈期自指請期不關
當夕

重別論一　人倫之始首重男女有別業已親迎以來矣又故遲其妃匹令婦入夫家無往非涉嫌包羞豈坊淫章別之道乎

平云拙作中篇云後世未昏之婦童養於夫家者士以下頗多而大夫以上甚少與古人留車反馬之禮情事迥殊故有以男女長成室廬漸隘無深宮固門之隔至經年累月之久而遷延未昏者此乃流俗之所行非古禮之所許矣尊作此段正可援爲鄙說之證然只可以砭流俗未可以疑古禮也

對云禮者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以爲民坊者也昏禮當夕成昏故自親迎後夫婦相見步步相隨不特授綏及合巹共牢爲相授受相襲處而在塗則每曲必顧（詩韓侯顧之傳曲顧道儀也）迎自遠方則必行見諸舍見諸至則俟門俟著俟堂卽席則媵御沃盥交卽平時夫婦未有如此之暱者以其將成昏先以此爲之節文以寓敬而親之之義也昏義以自納采至請期爲敬愼重正以親迎至共牢合巹爲親之不言在席相接事者以在席之間無義可發已統於親迎節內觀後夙興婦沐浴俟見可見當夕成昏一親字足以該之而統之曰敬愼重正而后親之禮

之大體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男女以遠嫌爲別迨成昏之夕則以相親爲厚別卽曲禮以厚其別也之意當夕成妃偶爲昏之實合體同尊卑爲昏之文惟有其實而後文以行焉倘成配在三月以後而先行以上諸節則爲導淫蒙垢而非厚別矣所謂女子遠丈夫也季芊猶知言之親迎相見便正以夫婦之名其事豈可中輟今謂深宮固門闇寺守之合巹而以後男女忽相避面可以無嫌而不知業已受其狎瀆何往而非包羞況問安視膳子婦所同皆日用之恒其能不涉嫌乎

壽曾謹按郊特牲引昏義云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推昏義之說則親迎後授綏曲顧行見舍見侯門侯著侯堂卽席媵御沃盥交合巹共牢諸節爲相授受相襲處者夫婦之定分宜然也不得謂導淫蒙垢也更不得謂狎瀆包羞也謂平時夫婦未有如此之暱尤失詞之甚者也至夙興婦沐浴侯見乃士昏禮非大夫以上昏禮不可指爲衽席相接若謂昏禮敬愼重正而後親之親字指當夕成昏而言無論昏義此節專屬士禮卽謂指大夫以上而言則敬愼重正四字用以解三月成昏不彌覺親切乎禮之有文者所以導實者也同尊卑者文先也成妃偶者實後也謂有實而後文以行是也謂文行而實不容緩非也季芊之於鍾建未有夫婦定分故以女子遠丈夫爲言若六禮既行則夫婦有定分矣既有夫婦定分何得仍以遠丈夫爲言耶

三月而成昏學爲婦也問安視膳何不可同之有若仍曰涉嫌則重在成妻不重成婦矣非禮意也

對云郊特牲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注謂共牢而食同尊卑也卽賈氏所言齊矣成昏之夕社席未接先行此禮以見妻之爲齊言齊則配自見時已夜深徹饌施席一轉移間否則夫婦何所歸宿偏檢載籍何無一言卽如妻之言齊不可謂齊而未配妃卽是配不可謂配而未齊記明云告之以直信一行齊禮便是委身所天終身不改而不與作配是謂二三其德爲罔極之行而謂大夫以上爲之乎配後倘不賢自有出之一道三月是一節目三月以後亦未嘗不可出也

壽曾謹按左氏賈注禮齊而未配著一禮字則齊而未配當係逸禮之文郊特牲鄭注同尊卑也句下仍有齊或爲醮句齊醮二字士昏禮均無之鄭注以共牢而食釋齊則別本之作醮或如士昏禮三醮之比齊醮皆大夫以上昏禮節目故郊特牲釋其義非空文也先生謂齊卽是配而以徹饌施席後夫婦無所歸宿爲疑不知徹饌施席乃士昏禮未可槩之大夫以上也妻齊妃配二義犇合齊配尤爲影響齊禮二字更無所徵大夫以上三月成昏之禮先王定之賢媛如宋恭伯姬齊孝孟姬守之何可斥爲二三其德罔極之行耶先生既不信賈服廟見成昏之說而又謂出妻之道三月是一大節目未免矛盾

對云嫁娶用昏鄭氏以爲陽往陰來蓋亦望文生意本白虎通說昕亦以陽交陰何不用之方氏苞曰親迎昏以爲期蓋必

已成夫婦而後可見於舅姑若早至而不見所尊則嫌於慢故必近夜爲宜此說至爲簡當而未盡也縱見舅姑可俟諸異日若使早到諸禮行畢而端然以居卽非所以章別貞正之男女必有儼然不可終日者故必於鄉晦入息時迎以成夫婦爲亟亟也觀於親迎至門女父出迎揖讓而入經書曰賓曰主人豈奠雁降出婦從始正婦之名御車授綏始正壻之名須斯之間名之不可輕假如是孰謂曠一日而可介於不婦不女間乎　士昏禮主人爵弁纁裳緇帶注主人壻也壻爲婦主又云至於門外主人元端迎於門外西面再拜賓東面答拜注云賓壻爵弁服而主人元端不嫌於服異者不正與賓爲禮特迎而道之入廟門揖入三揖至於階三讓主人升西面賓升北面奠雁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注云賓升奠雁主人不答拜明主爲授女耳主人不降送禮不參沈氏彤曰此時女在房中南面俟壻壻當揖北面而奠雁拜所謂執摯以相見也壻婦之相見自此始婦不答拜謙不敢當其盛禮蓋少避之主人西面於阼階上女房外南面而賓北面奠雁是許之執摯以相見若父母親授之故曰壻親受之於奠雁時行之者昏義云蓋親受之於其父母也盛氏曰稽首拜中最重臣拜君之禮乃於奠雁再拜稽首見之於其經又云壻御婦車授綏姆辭不受沈氏彤曰此稱壻不稱賓者女未授則賓之女既從則壻之皆對主人而稱也此辨名定分之義據此則親迎之夕女父不能不迎導不能不授女故有行禮之節而奠雁不答拜出不降送明示以專爲迎女而設而不以己參之而壻父則無行禮之節故不著於經足見此禮專爲夫婦相見以成配偶非見尊者之日矣未奠雁以前女父與壻以賓主相接凜然名之不可假誰謂不於當夕成昏而男女可以豫爲狎瀆哉　尋繹禮義親迎之夕男女之家儀節繁多有同時並舉者有參差兼舉者有省文從質者無非取其敏捷竣事以重配合之大禮昏禮期初昏男家卽豫陳饌女家卽於廟設筵醴女以俟壻遂於昏時親迎三者並舉故不宿留而逮事中容贊者請事賓主揖讓入門升階奠雁女父母諸母戒女正笄衣施衿結帨施鞶出壻親御授綏姆辭壻乘其車先諸節不能不少須迨至門揖

入後豋鼎俎諸饌贊者設饌告具夫婦皆祭噴食舉爾黍不及稷三飯卽卒食贊三酳夫婦皆拜婦不俠拜三酳贊皆自酢夫婦不酢皆視他禮爲簡迫徹室饌於房媵御卽交設席夫婦說服說纓獨出御方餕餘其儀節皆簡質敏速無非取其逮事以重配合之正禮也大夫以上迎女不能不用昏其禮又何以易之

壽曾謹按昏禮幽陰之義也鄭氏釋昏爲陽往陰來較勝白虎通陰陽交之義非本之也若謂用昕亦可則是陰往陽來非幽陰之義矣方氏謂已成夫婦而後見舅姑此因士昏禮質明婦沐浴俟見爲之說然方氏但主士昏言初未言大夫以上禮亦同也大夫以上見舅姑之日禮無明文可徵先生自序引先君說謂質明婦見舅姑大夫以上同先君無此說然大夫以上昏禮儀節必異於士以下也稱婦稱壻名原不可輕假然昏禮夫婦之名定於親迎之頃大夫士所同不係於成昏也先生此段所述皆士昏禮故謂親迎之夕儀節取其敏捷若大夫以上三月廟見乃成昏則親迎爲一節成昏又一節成昏必當用昏而親迎似不必用昏何得謂大夫以上其禮不能易於士

重別論一 昏義以見舅姑與饗婦異日鄭氏以爲容有大夫禮平云拙作中篇云以士昏禮考之舅姑卒食之後婦餕其饌婦饌之後媵御餕其饌既已徹饌餕餘若再行饗婦之禮未免重複無義士昏禮之饗婦必在盥饋之次日無疑其不言厥明者從省文耳觀於下文云舅饗送者姑饗婦人送者鄭彼注云凡饗速之賈疏云凡速者皆就館速之既曰就館速之則必別是一日不與饗婦同日可知其不言異日者亦省

文耳否則成昏之次日婦見舅姑贊禮婦婦盥饋餕餘其儀節甚多若饗婦復於是日饗從者又於是日吾恐禮數則煩煩則怠而日力亦不暇給矣況昏義所言特豚實指士禮鄭注謂容大夫以上乃疑而未定之詞不必泥也

對云平所論士昏禮醴婦饗婦必不能同日禮不言厥明者省文自屬定論吳氏廷華說亦然而此較詳然昏義發明禮意博大精深謂專爲士而發而與天子諸侯大夫無與則不可況下明言天子與后之制乎饋以特豚亦取同牢之義故用特孔氏正義云大夫以上非惟特豚而已愚謂此婦盥饋取其孝養不必盛饌非祭祀可比大夫之常食朔食必不用少牢而豚爲養老之資上下可用（老者非肉不飽）則特豚之饋亦可通大夫士言之未可知也

壽曾謹按此條於先君所論士昏禮醴婦饗婦必不能同日無駁難其謂昏義兼大夫以上士以下言之亦與先君義同特其旨微異辨詳下條孔疏以特豚屬士昏禮不從鄭注之疑詞深得經義蓋盥饋乃昏禮大節目非常食朔食之比安可舍應用之少牢降而從士之特豚耶

重別論一 昏義篇末泛及天子與后六宮六官之制明不專爲士昏發也郊特牲有元冕齊戒之文五冕皆元所謂冕而親迎與士親迎服爵弁異知亦通大夫以上不專言士禮也

平云昏義及郊特牲所引昏義皆以士禮爲主間有涉及天子諸侯大夫者特引伸推廣之義儀禮各篇記中多有此例

如士相見篇末涉及燕見於君鄉射篇末涉及國君之射是其明證未可謂昏義非釋士昏禮也

對云平謂禮記昏義以士昏禮爲主推及天子是則然矣若郊特牲所引昏義自親迎說到饗婦節次井然中有元冕齊戒鬼神陰陽爲社稷主之語又云婦人無爵從夫之爵注云爵謂夫命謂大夫則妻爲命婦之語謂不兼諸侯以下言之得乎倘使大夫以上成昏之禮與士有異則兩記必分析言之以發其義又何至取不同者而强之同乎且其美言精義如許閎深大夫以上可勿與乎吳氏廷華曰士昏禮器服無一定之等如用雁爲大夫之摯墨車爲大夫之車其餘如爵弁與禁又俱爲士禮注以墨車爲攝盛疏以女從纁衲爲假

盛愚謂若以攝盛則車服等俱應從大夫禮胡又有攝有不攝之分又云器服不過錯舉士大夫禮以爲之準俾行禮者得六禮大節所在奉而行之餘則各引其分而爲之具聖人制禮之義大略如此胡氏儀禮正義直主其說且謂記云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郤士昏禮此篇是也以此而推則昏義郊特牲所言昏禮泛及天子諸侯雖禮之隆殺與士不同而節文大義則未有不同故錯舉以見義可知也

壽曾謹按先君謂昏義以士禮爲主蓋兼禮記昏義及郊特牲言之非略郊特牲之昏義也先生誤執爲但及冠昏鄉射之昏義而未及郊特牲之昏義故於郊特牲所述昏義近於大夫以上者條舉辨之其實先君第謂以士禮爲主非謂大

夫以上可勿與也禮經三百必當有大夫以上昏禮則必有大夫以上昏禮義禮記所存昏義乃漢儒掇拾之餘約略附著者何可責其當分析言之耶葢士昏禮存故昏義略備大夫以上昏禮亡故昏義不完冠昏鄉射之昏義郊特牲之昏義皆以士禮爲主而皆有大夫以上禮以聽後人別擇（儀禮經傳通解士昏義內不取郊特牲元冕齊戒鬼神陰陽等語其別擇最精審）并非取不同而强之同也左氏宣五年正義云儀禮昏禮者士之禮也其禮無反馬故何休據之作膏肓以難左氏鄭元箴之曰冠義云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則昏禮者天子諸侯大夫皆異也先君中篇引之謂天子諸侯大夫昏禮與士昏禮不同葢依據鄭義也吳氏謂士昏禮錯舉士大夫禮其說頗新然鄭注用雁云取其順陰陽往來疏云此昏禮無問尊卑皆用雁是用雁非用大夫之摯也又注爵弁纁裳云爵弁而纁裳元冕之次大夫以上親迎冕服疏云士家自祭服元端助祭用爵弁今爵弁用助祭之服親迎一爲攝盛是攝盛不止用大夫墨車也且不得疑車攝盛而服不攝盛也士昏有士禮大夫昏有大夫禮與士昏禮不同葢依據鄭義夫禮士之攝盛視大夫然不能全視大夫也特車服耳（女從之纁緼假盛與士之纁裳攝盛同一義）若大夫攝盛則當視諸侯矣今謂錯舉大夫士禮則士有攝盛大夫無攝盛也先王制禮必辨等威若比而同之而猶謂待奉行者引其分而爲之具則又安用先王制禮爲也胡氏以士昏禮當大夫昏禮儒先從無此義較吳說尤武斷不足辨也

重別論二莊二十四年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戊寅爲丁丑次日以其宗婦之覿用知丁丑姜入卽是昏期也

平云宗婦覿夫人不必定是成昏卽使果俟成昏之後而魯莊哀姜所行亦不可爲典要蓋納幣時覿社時親迎時皆有物議故公羊比以陳佗穀梁指爲尸女其入國卽成昏不肯三月之後固其所矣

對云春秋之義諸侯昏禮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境稱夫人旣正夫人之名安得不與成昏若必俟三月方成昏則合巹之後卽已幽閉別館深宮固門閽寺守之夫且不見豈容與他人接而遽正小君之位受宗婦之覿非所聞也魯莊哀姜行事原不足法然御孫止諫用幣非禮而不言宗婦覿之非想亦當時習見之事莊依附禮文而用幣以說夫人耳蓋宗婦有內宗外宗其內宗則皆姑姊妹及諸婦矣徐摛以爲覿見之節卽堂下之儀丁丑昏期戊寅覿見亦恰合堂下之儀故援以爲說然亦非要義也

壽曾謹按此條誠非要義先生所引春秋諸侯昏禮在國在塗入境之稱出公羊隱五年傳何注云在塗見夫服從之辭是此婦字乃對夫而言若如先生之說則旣正婦名在塗卽當成昏亦不必俟入境矣丁丑昏期三傳皆無明文穀梁且責其成昏於齊又何丁丑昏期之有況宗婦之覿無以見其在成昏後耶先君禮說但主三月成昏非謂合巹之後婦卽

幽閉不與他人接也幽閉爲婦人之刑措詞尤失檢左氏云公使宗婦覿用幣非禮也覿見之儀據梁書裴昭明傳乃晉宋已來議禮者之說不見於他經徐摛援雜記堂下之儀解之亦近牽附恐非古禮故春秋特書以示譏御孫之但諫用幣亦舉失禮之尤耳

重別論二 碩人篇箋云莊姜自近郊乘車馬入君之朝大夫朝夕皆早退無使君之勞倦者以君夫人新爲妃耦宜親親之故此則夫人從近郊入朝便應成妃耦

平云記云共牢而食合巹而酳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鄭箋所云妃耦親親卽指此而言葢妃耦之義生於合體同尊卑故共牢合巹卽所以親之不待成昏之後然後謂之親也

劉云鄭君之義以從天子以下至士當夕成昏其箋詩必不以共牢合巹爲配耦也大夫卽不近情何至當君共牢合巹之時而不退以勞之所謂新爲妃耦宜親親之故也葢公平日退朝居路寢使人所謂無使君勞者正體之於燕私之地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此雖昏時而臣之朝君朝見爲常有事則亦有夕見者詩人以之相戒致殷勤耳

壽曾謹按詩魏風葛屨正義引駁異義云昏禮之暮枕席相連是其當夕成昏也曾子問正義云如鄭義則從天子以下至於士皆當夕成昏先生所述鄭君義葢本於此先君上篇云康成注禮記坊記卽引伯姬歸宋季孫致女以證恐事之違婦不親夫是先廟見後成昏之禮鄭君固嘗援據之矣其

以祖爲祖道乃駁五經異義之詞卽葛屨正義所引與禮注迥殊係
早年未定之論當以禮注爲正也先生但據駁異義遂謂碩
人箋亦主當夕成昏考鄭君箋詩在注禮之前卽令碩人箋
主當夕成昏亦係未定之論不足援據若謂親親定指成昏
則大夫速退無使君勞二語戲而不雅近於君臣相謔非詩
人相戒致殷勤之意矣

重別論二 草蟲篇序云卿大夫妻以禮自防也而云未見君子憂心
沖沖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箋云女在塗衝衝然憂不
得當君子既見謂同牢既覯謂已昏自此可以安父母故心下
也此又爲大夫以上初昏成禮之確證矣

平云拙作下篇云草蟲詩中言采蕨采薇謂以供宗廟祭祀

之鉶羹儀禮公食大夫禮記云鉶芼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
鄭注云滑夏用葵冬用荁鄭注云荁類也云之屬者其中
若薇有滑夏用葵冬用荁鄭注云荁類也云之屬者其中
兼有葵也齊民要術引陸璣疏云蕨瀹爲茹滑美如葵鄭注
以滑爲荁荁之屬蕨與薇皆荁荁之屬也內則以
枌榆與荁荁並言足證之屬二字所包者廣矣　其三言未
見君子謂初嫁三月之前尙未成昏慮其被出其三言亦既
見止亦既覯止亦謂新嫁三月之後既已成禮可不歸宗益
采薇采蕨之時猶未行祭見止覯止之際方始成昏是祭之
禮行於前昏之禮行於後此卽毛傳所謂卿大夫之妻待禮
而行隨從君子亦卽序所謂大夫妻能以禮自防耳鄭箋以
未見爲在塗既見爲同牢而食因謂采蕨采薇爲在塗所見
然而采蘩於沼沚采蘋於南澗采藻於行潦皆非在塗所見
則采蕨薇於南山亦非在塗所見可知況所謂未見者言未

見其接待非未見其容儀誠以親迎已見容儀不待同牢之際成昏乃見接待非指同牢之時草蟲正義云按昏義婿親受之於父母則在家已見矣今在塗言未見者謂未見君子接待之禮而心憂非謂未見其面目而已今按正義以未見爲在塗時既見爲同牢時其說非也若同牢謂之接待則親迎亦可謂之接待何得謂在塗時未接待乎若謂未見君子指不親迎者而言非指未成昏而言則凡當夕成昏縱被出歸宗亦必待至次日斷無初至時即不同牢之理何必以未同牢爲憂既同牢遂不憂乎然則未見君子者卽賈氏左傳注所言禮齊而未配三月廟見然後成昏葢雖同牢而食尙未同室而居此三月之中無事不當相見故必俟采蘩薇以供祭之後始見接待於君子也對云劉君說采蘩采薇足供祭祀之鉶羹援據該洽可謂辨矣但謂草蟲之采蘩采薇爲廟見後成昏其說非也采蘩采蘋所以爲祭祀皆本序說草蟲若亦是祭序何不言而祇云大夫妻以禮自防一也鄉樂於采蘩後越草蟲取采蘋明非一類隱三年左傳言可薦於鬼神亦連舉采蘩采蘋而不及草蟲若皆祭祀之作何以獨遺二也采蘩曰用之公侯之宮采蘋曰奠之宗室牖下詩中明言祭祀而草蟲不云三也蕨薇本生於山陸璣云薇山菜四月曰山有蕨薇箋云生得其所故爲在塗所見若云爲供祭則小雅亦詠采薇何以非供祭四也采蘩不爲羹者祭統云夫人薦豆九嬪職云贊后薦徹豆籩是王后夫人以豆爲重故關雎箋云后妃供荇菜之葅亦不爲羹采蘋知爲羹者以教成之祭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故知爲羹且使季女設之不以薦事爲重與此異也故見

昏禮重別論對駁義一

其不失職采蘋所以爲大夫妻可以共祭祀者以蘋藻爲鉶
葙敎成之祭有齊之女所自薦故以爲能循爲女時所學所
觀之法度 箋以爲卽內則觀於祭
祀禮相助奠之法度 若少牢饋食之鉶羹乃佐
食所設 詩正義云特牲主婦及兩鉶芼設
於豆南少牢無主婦設羹之事 非主婦親薦如以
爲大夫妻祭祀之詩何舍自薦之豆實泛及不薦之鉶羹非
其義矣五也凡祭必夫婦親之故有奠獻之事而設鉶羹廟
見婦事非正祭夫不隨而分獻婦又不可自獻故惟奠菜方氏苞說
大夫以上位愈尊則分愈嚴是蘋藻之鉶羹非廟見所用
六也劉以采蘋采薇爲供祭見止見覿爲祭後成昏以言草
蟲之後二章可也若首章祇言草蟲鳴阜螽躍物類相感未
采蘋薇先云見覿則又何說七也且劉主毛駁鄭以愚觀之

鄭說卽毛說也草蟲三章各章首二句皆親迎之事毛義自
明箋從而申之耳如喓喓草蟲趯趯阜螽傳云興也喓喓聲
也草蟲常羊也趯趯躍也阜螽蝗也卿大夫之妻待禮而行
隨從君子興卽今言比禮卽六禮行卽女子有行之行從卽
女從男之從其爲親迎可知故箋云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
異種同類猶男女嘉時以禮相求呼 正義云嘉時嘉善之時
是箋明傳興字之義字字有著而謂其有異得乎陟彼南山
傳云周南山也蘋蘩也箋云在塗而見采蘩夫采蘋薇於南
山若以爲供祭祀之羹則是同采蘩采蘋之澗溪沼沚隨地
取材可耳何必詳其名曰周南山所以特著山名者傳意必
以爲親迎路過之山必不以爲祭祀采菜之山也故箋以爲

在塗所見凡詩言取女多詳所過之地不特此而已文王之於渭韓侯之於蹶碩人之河水之子之江沱皆實有地名可指南山爲周畿郊其時想已有俾其道故取女者由之傳詳其地箋曰在塗未見其有異也爾雅蕨鼈郭璞云初生無葉可食是老則不中采矣正義云大夫之妻待禮而嫁明及仲春采蕨之時小雅言薇之作止柔止彼疏云在二月迨三月之初而薇剛是過此亦不可食則箋云在塗所見正合仲春昏嫁之期亦以見昏姻之當及時也若以爲昏後三月廟見所用必娶非仲春然後可否則已過盛夏而非采蕨采薇之時矣未見君子傳雖無文箋以在塗解之承上文言也上文傳義原指在塗而言則此之未見亦在塗之事亦非與傳異

也下文我心憂傷傳嫁女之家不息火三日思相離正合初昏情事憂心忡忡傳云忡忡猶衝衝婦人雖適人有歸宗之義箋云憂不當君子無以甯父母故心衝衝然是其不自絕於其族之情亦申傳義也正義釋箋意云父母以見棄爲憂已緣父母之心憂不當君子無以甯父母也又申說傳歸宗之義憂不當夫意不當夫意卽鄭注昏義不順舅姑不和室人猶爲不稱夫之義慮反宗族是其不自絕於族親之情也按不絕於其族是鄭本喪服以解毛義喪服不杖期章女子子適人者爲其昆弟之爲父後者傳曰何以亦期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是女子已嫁雖不被出亦爲昆弟之爲父後者服期防其被出而歸宗故特隆其服而不降是爲不自絕於其族之情是疏以傳箋同義也既見君子傳雖無文箋以同牢而食解之緣以既覿爲成昏而親迎以後成昏以前夫婦之以禮相接見惟同牢最大故云爾若云奠雁已見不應於同牢

言既見則汝墳之婦人非新昏之比何以亦云未見君子怒如調飢既見君子不我遐棄言豈一端而已哉既覯箋解爲已昏葢以已訓既以昏訓覯昏既覯也故易言昏覯詩車舝覯爾新昏亦當如是解宴安也覯交也若解作見則無義覯交聲近引申之爲交合夫婦之作合好合判合其義同也交合則相親厚故又訓爲厚曹風候人傳覯厚也唐風今夕何夕見此邂逅邂逅傳云解說之意韓詩作邂覯不固也解說卽不固意反言之則爲相親厚毛訓遇本釋詁文遇謂答遇答遇見列女傳答亦合也答遇猶遇合遇偶聲近不遇卽不偶禺龍之禺卽偶人之偶東門可以晤歌傳訓晤爲遇箋云晤猶對亦具對偶之意易姤卦象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姤或作遘葢卽昏覯之字其象云天地相遇品物咸亨也葢卽天地交而萬物生之義遇偶交覯其義一也是覯遇之義展轉相受箋承毛義非易傳也我心則降傳云降下也箋云始者憂於不當今君子待己以禮庶自此可以甯父母故心下也傳言有歸宗之義而箋更推及於甯父母者葢約禮經儀節以申毛也士昏禮成昏之後舅姑醴婦取脯授人於門外又舅姑饗婦歸婦俎於婦氏人注云婦氏人丈夫送婦者使有司反命於女之父母明其得禮此正成昏後待已以禮甯父母之實事傳意雖不明言而下文思相離已存其意故箋以父母思己釋之亦正以申傳也夫女子有行父母致戒施諸衿鞶自初昏以至三月時時以不克堪爲慮而欲聞其動靜覯於反命之使間日兩行而可知也婦之恐不

當於夫而歸宗貽罹父母情亦相同在初昏爲尤切未見而憂成禮而心少安乃性情之自然流露非在塗而憂成昏遂不憂也箋融會禮典發明傳義至爲眞切勿輕訾議可也

壽曾謹按先君下篇引關雎以證天子之后妃先行祭後成昏引采蘩以證諸侯之夫人先行祭後成昏引草蟲采蘋以證卿大夫之內子先行祭後成昏先生於關雎采蘩采蘋均不置辨而獨舉草蟲見止覯止爲初昏成禮以駁先行祭後成昏之說今卽其駁義條辨之草蟲序固不言祭異於采蘋采蘩然關雎序亦未言祭何以無說先君說草蟲爲祭詩係據儀禮鄉飲酒義之義非用詩序然卽以詩序言以禮自防四字何嘗非廟見成昏之證卽其誤一詩譜正義云儀禮歌詩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蓋采蘋舊在草蟲之前孔于以後簡札始倒王氏應麟詩考引曹氏詩說云齊詩先采蘋而後草蟲丁儉卿先生詩考補注云考之漢書后蒼作齊詩又傳儀禮十七篇則儀禮之先采蘋或齊詩之學先君下篇引據之謂草蟲多言成昏以後采蘋止言成昏以前則不得言草蟲采蘋非一類也至左氏傳說祭禮自以蘋蘩連文見義詩言祭事不止采蘩采蘋行葦洞酌四篇何能遍舉非獨遺草蟲也其誤二采蘩之公侯之宮采蘋之宗室牖下固明言祭祀而祀矣若關雎之荇菜但言流之采之芼之亦未明言祭祀而毛鄭皆釋爲共祭先生何以亦無說而獨疑草蟲之未詠祭祀也其誤三先君謂采薇蕨爲共祭係就采蘩於沼沚采蘋

於南澗采藻於行潦推言之不從鄭箋在塗所見義平內已詳至小雅采薇自詠出征無關昏禮何得執彼難此其誤四采蘩疏據關雎箋荇不爲羹之說謂蘩亦不爲羹先君下篇引之且駁之云蘋藻皆用以芼羹則荇蘩未見止能實豆卽使僅能實豆而共芼羹者既可以共奠笄則共實豆者亦可共奠笄葢荇菜蘋蘩蘊藻薇蕨采之者兼備廟見助祭之用廟見時用之於奠笄助祭時用之於實豆芼羹均是用菜特有先後之序耳采蘋疏少牢主婦無設羹之說先君下篇亦引之且申之云季蘭主祭之日其齊明忠信已昭新婦助祭之時其柔順潔清必著教成之祭與成婦之祭實相表裏爲女時學祭禮爲婦時行祭禮先行祭後成昏耳采蘋與草蟲相連皆言卿大夫之妻彼此可以互證推先君之說則薇蕨可用於釧羹與蘋蘩蘊藻同皆不止用於教成之祭不得謂大夫妻舍自薦之豆實泛及不薦之釧羹也其誤五凡祭必夫婦親之是也然方氏謂廟見非正祭夫不隨而分獻禮家從無此說萬氏□□說廟見禮謂夫從舅婦從姑最得經義廟見之禮所以成昏禮之終也其禮所關最鉅何以見非正祭而不當用釧羹耶其誤六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草蟲之首章詠草蟲阜螽特以起興耳若泥於文辭謂首章未采薇蕨先云見覯無以爲共祭成昏之證則關雎首章亦未采荇菜先云好逑將亦非共祭成昏之詩耶先生何以無說其誤七至草蟲全詩毛鄭義符同者多先君僅駁鄭箋

未見爲在塗既見爲同牢而食二義以證未見爲廟見前既見爲廟見後餘皆兼主毛鄭然未見既見毛傳本無說并非主毛駁鄭也辨說數百言徒嫌詞費其尤誤者據小雅采薇疏謂薇柔在二月正合仲春昏期不知毛鄭昏期互異毛主霜降逆女冰泮殺止鄭主仲春會男女三月廟見薇蕨之祭其昏期斷不在仲春正可爲毛傳昏期之證也

善化劉鈵
句容陳汝恭校

南菁書院

昏禮重別論對駁義二

儀徵劉壽曾恭甫著

重別論三爲三月廟見成昏之說者總因曾子問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及女未廟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兩處之文以成婦卽成爲夫婦故有此言不知成昏與成婦判然兩事嫁娶當夕成昏三月廟見乃成婦蓋婦人雖適人有歸宗之道故必歷一時賢否已見乃與廟見而成婦

平云拙作中篇云禮記昏義云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婦執笲棗栗段修以見贊醴婦祭脯醢祭醴成婦禮也此士以下之昏禮蓋當夕卽成昏故次日卽成婦也曾子問云三月而

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此大夫以上之
昏禮曾子問下文云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歸葬
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今按所謂未廟見而死係指
大夫以上既廟見乃成昏而言故不稱婦而稱女若士以下
先成昏後廟見者昏之次日見於舅姑卽爲成婦縱或未廟
見而死亦不歸葬葢廟見始成昏故三月乃成婦也大夫以上贊醴
於女氏之黨矣
婦婦盥饋餕餘及舅姑饗婦之禮今無明文可證然禮記昏
義謂贊醴婦爲成婦禮婦以特豚饋爲明婦順舅姑饗婦婦
降自阼階爲著代皆係成婦之禮士以下次日已成婦其禮
自當行於廟見之前大夫以上三月乃成婦其禮似當行於
廟見之後成昏與成婦固屬判然二事然其事本屬相因賈服但
言三月成昏未嘗誤以成婦爲成昏也通典引晉江統許遐
貴其成婦不係成妻拙作未昏守志
辨亦援據其說曾謂賈服而昧此耶
對云昏禮原分兩截當夕成昏爲一截三月廟見成婦爲一
截劉君欲主賈服大夫以上三月成昏之說無如士昏禮成

昏後又有見舅姑醴婦盥饗婦諸節昏義與之相同且爲
發其義曰成婦禮明婦順著代是明明成昏以後之情事若
依文說去則三月廟見成婦必不能解爲成夫婦矣於是分
質明見舅姑及饗婦爲士禮而以曾子問之三月廟見及未
廟見而死爲大夫以上之禮既又慮士不能不廟見大夫亦
不能無醴婦諸儀於是又爲之說曰醴婦諸儀士行於廟見
以前大夫行於廟見以後而質明見舅姑則又與士同禮所
不言何從知之夫新婦初歸道貴施慈教孝俾知負荷之重
昏義曰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焉也
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後當於夫昏義之重責婦順
焉也與冠義之將責成人禮焉也一例將有所厚責於人故

繁爲之禮以示其率循此正婦初歸子初冠之事而不可俟
諸異日也今曰大夫以上三月以內諸禮皆廢無酒醴之惠
何以示慈無盥饋之敬何以將養無授室之義何以責順而
且處之別館夫妻隔絕廢居室大倫試思妻本義合此三月
中恩義不洽漠然以路人相待彼亦以路人自處何所事事
以見其賢否爲去留乎推說經者之意良恐三月廟見時有
歸宗之節故移昏期於其後以全婦耳豈知人家出婦亦甚
不得已未孝未敬無庸疾怨姑教之不可教然後怒之不可
怒子放婦出子猶可放而況婦乎不幸而遭此變故豈足爲
常經而豫易其昏期耶且大夫以上何以獨異於士耶今以
士昏禮考之三月奠菜明著於經非卽曾子問之擇日而祭
於禰乎婦人三月祭行明著於記非卽曾子問之三月而廟
見乎何以曾子問專屬大夫以上耶曾子問一篇凡涉諸侯
大夫者必標明諸侯大夫其言昏嫁變禮共有四端皆係通
禮如親逆女在塗節曾子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孔子曰
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注以昏禮爲同牢饋饗相飲
食之道足見同牢饋饗相飲食與成夫婦皆初昏時事故疑
除喪成夫婦亦行此禮與士禮正合又何以見其爲大夫以
上乎雜記女子祔於王母則不配注云女子謂未嫁者嫁未
三月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歸葬之女與未嫁之女并稱其
爲通禮可知亦將指爲大夫以上耶稱女有兩義一在室稱
女嫁則稱婦此婦對夫而言未見夫則女之二三月廟見成

婦未廟見死稱女此婦對姑而言不祔於皇姑而歸葬則女之從父母辭豈未成昏之謂哉

壽曾謹按先生謂昏禮當夕成昏爲一截三月廟見成婦爲一截此以說士禮可也若大夫以上則親迎或逆女爲一截三月廟見成昏爲一截與士昏禮鑿然不同昏義之以士昏禮爲主先君於平內已及之先生且謂昏義不專爲士而發而於此又以分質明見舅姑諸節爲士禮爲疑何耶先君之指曾子問三月廟見爲大夫以上禮蓋合下文女未廟見之歸葬爲言以成婦卽成昏也先生自序內既謂賈服諸儒之義用以推曾子問成婦未成婦恰合是謂曾子問可證先廟見後成昏矣而猶以爲疑又何耶先君中篇明云大夫以上贊醴婦諸節無明文可證其禮似當行於廟見之後詳先君之意亦以禮所未言故就士之行於廟見前以推大夫以上行於廟見後鄭君注禮多有輔經文之缺義者正其例也且仍係疑詞并非定論又何必執禮所未言相難耶大夫以上質明見舅姑之禮與士同先君并無此說先生既誤會遂從而爲之詞何耶昏義之釋婦順先言順於舅姑和於室人卽所謂重在成婦不係成妻也繼言而後當於夫者蓋順舅姑和室人之後而後可成昏也此當是大夫以上昏禮義由是推之大夫以上昏禮雖亡其義尚可考而得蓋於廟見前三月教之學禮也先君中篇以輔教女之禮愼擇婦之禮爲言而終之以全出妻之禮蓋以前二者均爲出妻而設耳且申

之曰士庶人嫁娶多遲而天子諸侯大夫嫁娶較早嫁娶遲者成昏於當夕則無遲暮之憂嫁娶早者成昏於異時則無太早之慮此大夫以上之昏禮所以與士昏禮不同而揆之人情固非窒礙而難用也推先君之意則大夫以上嫁娶之早正因居室三月嫻習禮儀而後可以成昏亦未爲遲何得謂夫婦隔絕廢居室之大倫耶先生既謂新婦初歸道貴施慈教孝則成昏爲輕矣何以仍謂不可俟諸異日耶既曰施慈教孝則婦於夫家之人恩義已相接何至路人自處耶至出妻之禮上下所同而大夫以上三月成昏其關於出妻之禮尤大此先王之制非說經者之言也先君中篇云士以下門楣窄貴出妻者其勢易行大夫以上閥閱多崇出妻者其情難處先王知其然也故易於出者使之先成昏後廟見難於出者使之先廟見後成昏益欲未昏時熟議去留則既昏後免貽尤悔其有未成昏而見出者仍得以處子更適他人則於嚴峻之中仍寓忠厚之意傳所謂棄妻令可嫁者雖指隱其過失而言然施諸尚未成昏者則彌見確切先君之說可謂深切著明先生何以未繹及也且於成昏前既如此詳審萬一出妻正見不得已而緩昏期以全婦可謂仁至義盡何必仍以預易昏期爲病乎且先生自序云歸葬歸宗既妻之又歸之或云未厚不知古人自爲常事是謂古人出妻爲常事也此何以又云出妻乃變故非常經乎先生此條所最疑者曾子問之三月廟見成婦不必專屬大夫以上耳今又

得一確證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是大夫有祖廟有禰廟而士則但有禰廟祭法之士有二廟與王制不同先儒已駁其非曾子問以三月廟見擇日祭禰分言是廟見祭禰不同日其不同日者以不止一廟也明乎此而先君定爲大夫以上禮通達無滯而不必以經文未言大夫以上爲疑也至曾子問除喪不復昏禮義先君并未指爲大夫以上禮何必援以駁難若雜記女子附於王父母注以歸葬之女與嫁未三月之女連言正可證未廟見之稱女因未成昏雖無以知其爲大夫禮爲士禮然可爲旁證也

重別論三

成九年夏季文子如宋致女穀梁傳曰致者不致者也婦人在家制於父既嫁制於夫如宋致女是以我盡之也不正故不與內稱也逆女致女皆不稱使從出聘文逆者微故致女詳其事賢伯姬也詳穀梁之義三月廟見成婦與否其夫制之容有未成婦歸宗之一道也其事不得以女家盡之故致女之使止以聘問爲辭原不可顯言致女伯姬之致以其賢又逆者微之故也逆者微則三月廟見後有致女之事亦猶士昏禮記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同意蓋親迎則舅姑承子授壻然後壻親御以歸若不親迎則女之行無所授之故必三月以後婦家使人致之或壻自覿其義一也但成婦與否夫制之不能以我盡之故不得顯然以致女爲名傳意本如是何嘗有三月成昏之說

平云穀梁傳云婦人在家制於父既嫁制於夫如宋致女是以我盡之也不正故不與內稱也楊疏引徐邈云宋公不親

迎故伯姬未順爲夫婦故父母使卿致伯姬使成夫婦之禮
以其責小禮違大節故傳曰不與內稱謂不稱夫人而稱女
今按列女傳云恭公不親迎伯姬迫於父母之命而行既入
宋三月廟見當行夫婦之道伯姬以恭公不親迎故不肯聽
命宋人告魯使大夫季文子如宋致命於伯姬此徐說所本
益子政所治春秋本穀梁家也曲禮載納女之辭有天子諸侯大夫無士庶人鄭注云納女猶致女也今按大夫以上三月成昏故有致女之辭可證穀梁之說
對云致女一事左傳凡三見成九年季孫行父致伯姬與桓三年齊夷仲年來聘致夫人皆在昏期之後杜注云女嫁三月又使大夫隨加聘問謂之致女所以致成婦禮篤昏姻之好是也又有不俟三月者昭二年四月傳韓須如齊逆女齊

陳無宇送女致少姜送女而卽致女則所謂致者猶云以女至耳昭五年傳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遠啟疆謂爲上卿及上大夫致之是送女卽致女爲是時相沿俗禮鄭風丰篇云悔予不送兮傳以違而不至釋之益亦以送爲致荀子富國篇云昏姻聘內送逆無禮楊倞注內讀爲納納幣也送致女逆親迎也皆送而兼致之說士昏禮若舅姑既沒則婦人三月乃奠菜老醴婦於房中如醴婦之禮壻饗送者丈夫婦人如舅姑饗禮盛氏曰送女者必俟三月成婦而後歸亦猶謙不敢自安之意舅姑存則以昏之明日見於舅姑舅姑既沒則以三月也有父母爲主則饗婦後卽饗送者益亦不敢當其久留之意據此以印證陳無宇送女致少姜之文想見是時晉侯有

母悼夫人尚在故無宇以送女而兼致女不俟三月以後致殆亦權宜之一法亦足見士無致女雖降殺於大夫而送女之使卽可以兼之矣左氏於隱二年紀裂繻來逆女發傳曰卿爲君逆無譏不親逆之文桓與齊侯會謹已親授之於其父亦非不親迎者則左氏以致女爲常非不親迎矣其不親逆致女其說本於穀梁故發如宋致女云逆者卿也致女詳其事曲禮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掃於大夫曰備酒掃注云納女猶致女也壻不親迎則女之家遣人致之此其辭也鄭本穀梁爲說若然曲禮言致女不及士者士昏禮記云若不親迎則婦人三月然後壻見益士不親迎三月廟見後壻已自見則婦家可無使人致之此士禮雖殺於大夫

上而大意則同也至穀梁出嫁制於夫各語謂三月一時婦之賢否去留聽命於夫不以父母盡之不正其父命專制故不稱致夫人而稱致女執不敢安之義以繩之也不親逆則婦家於三月致女爲春秋時昏禮末失之常事（公穀皆譏不親迎則不親迎之俗禮故穀梁不正之不足錄其詳書之者賢伯姬也與下晉人來媵一例公羊亦云未有言致女者此其言致女何錄伯姬也晉人來媵云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皆重其守貞待嫁故於其嫁錄之）穀梁意祇如此自列女傳以致女爲致命於伯姬徐邈遂用其說則是專爲伯姬之不順爲夫婦特使行父爲調停之計豈文姜少姜亦皆不順乎何以亦使人致也何以曲禮又有致女之辭爲不親逆者所習用乎且卽列女傳所云論之伯姬若以宋公不親迎爲非禮則在室來逆之時當

以禮拒之既迫父母命而行伯姬有母穆姜而無父是已順從何至三月又復變異迫父母使人致戒敕旋復聽命如此瑣瑣春秋大書之以爲法耶戒耶徐氏云以其責小禮遺大節楊疏駁之云傳稱賢伯姬而徐云責伯姬爲背傳愚則謂若如列女傳所云則穀梁之致者不致既嫁制於夫及以我盡不正不與內稱之言直是責伯姬兼責宋魯參譏之而非賢伯姬矣且列女傳以三月廟見當行夫婦之禮伯姬不肯聽命宋人告魯魯使大夫如宋致命於伯姬是往返之間爲日不少而非何邵公所云古者三月廟見父母使大夫操禮以致之常禮矣其說非也列女傳既有此言服氏注此年左傳亦以致女爲成昏不特此也鄭注坊記婦猶有不至者云不至不親親迎恐其有違而致之用列女傳說益亦穀梁先師說也按坊記昏禮壻親迎見於舅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坊記言親迎鄭以不親迎解之非是應引鄭風丰篇序云男行而女不隨毛傳悔予不送云時有違而不至者蓋俟堂則已親迎也又東門之楊序云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二詩皆親迎不至之事然鄭解諸經則斷以自天子至士皆當夕成昏不爲異義所移其見卓矣曾子問正義引則從天子以下至於士成九年季文子如宋致女也其說雖通然說致女仍以致命於女解之

壽曾謹按致女之說先君主鄭君坊記注說詳碩人箋條上篇申其義云說文云親至也鄭注以不親夫釋不至蓋親可訓至至亦可訓親所謂不親夫者卽列女傳所謂伯姬不肯聽命是

鄭君之意固以致女爲成昏矣其兼言孝舅姑者蓋以善事夫者必能孝於舅姑故連類及之耳推先君之說則左傳之致女服鄭誼同皆當以三月成昏釋之雖成九年鄭注謂致之使孝非始致爲夫婦與禮注兩歧然左傳注乃未成之書見世說新語仍當以坊記注爲正也先生解致女爲以女至說春秋者從無此義其所以爲此說者蓋以陳無宇送女致少姜送而兼致爲疑耳但送女自一事致女又一事送女雖可兼致女不得謂致女卽係以女至也士昏禮止有送女之使無致女之使與大夫以上不同何可謂士無致女以送女兼致耶少姜雖非君夫人然其禮當視卿之內子斷不得下同於士陳無宇既以致女來自當俟三月成昏而後歸何以見不俟三月以後致耶先生既知左傳致女爲常禮與穀梁不親迎之致女異則致女之禮爲大夫以上所同矣又何以見鄭君注曲禮但本穀梁義耶鄭君曲禮注先君於中篇引之且申之曰納女之辭天子諸侯大夫皆有之而士庶人無之者天子諸侯大夫皆三月廟見然後成昏士庶人則當夕成昏故有致女不致女之殊非第以位尊位卑之別也正義云不及士者士卑故也此繹先君之說則曲禮致女之辭不及士正可爲大駁其說夫以上方有致女之證況士昏禮記納采問名醴賓納吉納徵請期使者反命父醮子親迎至門告擯父母迎女戒命姆辭壻授綏皆有辭而致女獨無辭蓋士無致女之禮故無致女之辭也先生求其義而不得遂謂士昏禮記若不親迎則

婦人三月然後壻見以爲士之無致女因壻已自見不知士之無致女者以當夕已成昏不關三月後壻見也況士昏禮記此節先君疑爲大夫以上禮（說詳下條）尤不必引以駁致女之卽成昏也穀梁先言婦人在家制於父出嫁制於夫後言不正故不與內稱所謂不正卽指違於出嫁制於夫之義也徐注以致女爲致命於伯姬蓋據傳義爲說先生謂不正其父命專制則猶徐義也而注又謂不正其不親迎則是不正宋公非不正伯姬矣而不與內稱之說又何解乎先生謂行父之致女爲調停而文姜少姜未見爲不順是也然古人既有致女之禮則調停者固當致女不調停者亦當致女此不得執一義以相難也穀梁范注與徐注本大相逕庭先君上篇本用徐注而不用范注先生乃謂宋公不親迎則伯姬不當行不獨傳文無此意卽范注亦無此意況伯姬之過舉在已當三月成昏之期而仍待致女之使徐注云以其責小禮違大節指三月尚未成昏言也違大節指三月成昏言也蓋春秋時雖有致女之禮而其時三月成昏有不待致女者矣伯姬仍待禮而行故徐注特著之以示賢智之過（伯姬守節逮火而死其賵步守禮可知）與傳稱賢伯姬亦無悖也楊疏依范注立說故駁之然非誼矣明乎此而徐注之用列女傳以說穀梁乃毫無窒礙至公羊何注亦以致女爲成昏先生僅引操禮以致句證爲常禮未免意存避就（辨詳下條）坊記鄭注之說不親迎特以解恐事之違句與上文之親迎無涉先生乃謂坊記言

親迎鄭言不親迎爲非是未達鄭君之義也

重別論三士昏禮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請覿主人對曰某以得爲外昏姻之數某之子未得濯溉於祭祀是以未敢見今吾子辱請吾子之就宮某將走見濯溉祭祀是明指三月廟見而言廟見則成婦故以昏姻之禮見禮意昭昭也

平云拙作中篇云致女者婦家之禮不親迎則必致女親迎則不致女曲禮鄭注云壻不親迎則女之家遣人致之正義云壻不親迎則女之家三月廟見使人致之以成九年二月伯姬歸於宋時宋公不親迎故魯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是也儀禮各篇之記非出一手大夫以上之禮往往雜見其中昏禮記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一節疑卽大夫昏禮鄉射禮記有國君射禮是其例也證以曲禮注不親迎則致女之說濯溉祭祀等語正可見三月廟見成昏矣

對云致女有兩說一無論親迎與否皆致女左氏說也一不親迎乃致女穀梁說也左氏無譏不親迎之文公穀有之故其說異必於三月後者三月一時婦之貞潔已著乃與廟見成婦婦家使人致禮言女者謙不敢安謂不敢質言其成婦也從此生則主祭沒則祔皇姑豈徒成昏之謂哉士有送女無致女者士若舅姑存則饗婦之後饗送者舅姑謙不敢當其久俟也舅姑沒則三月奠菜之時饗送者其大意亦與致女同也至不親迎之壻見則斷斷乎屬士必非大夫以上之駁文以士昏禮本言親迎正禮記者因推及不親迎之變禮與大夫以上無涉試思諸侯娶於鄰國必無昏後見妻父母

之事卽大夫反馬法當遣使不當親行齊高固既親迎又反馬與子叔姬雙雙俱來豈可爲典要是不親迎之致女專屬大夫以上不親迎之壻覿專屬士皆爲三月成婦而設豈成昏之謂哉

壽曾謹按三傳之言致女係於親迎與否不同而言致女則同大夫以上有致女士以下無致女者正以三月成昏與當夕成昏之別何可疑三月之成婦不關成昏乎況言女而不言婦其名有不可輕假乎致女之禮女氏主之與夫家無涉今謂士昏禮之饗送者大意與致女同則是致女爲夫家之禮矣未可通也至士昏禮記不親迎之壻見先生謂斷斷乎屬士是也然大夫以上亦有親迎之禮無以見其定屬士此本無關要誼先君亦第疑之耳至先生謂諸侯娶於鄰國無昏後見妻父之事此以論大夫以上親迎者則可若不親迎者何緣得見妻父乎高固叔姬之事先君中篇引之特以證反馬之禮不關親迎何嘗據爲典要哉

重別論三先配後祖之譏止存爲古春秋左氏說無庸曲爲之解以誣經

平云陳鍼子嘗春秋之初典籍猶存所言必彼時列國通行之禮未可目爲單辭況三月廟見成昏穀梁家主此說公羊家亦主此說詳下非獨左氏主此說未可目爲誣經況景伯文爲叔重之明師子愼乃康成之良友豈誣經之人歟

對云春秋當隱桓之間天道否塞自魯大夫外列國絕少雅

材反不如成襄後之多達人學士陳鍼亂國之臣心跡不可
知片言未爲典要而鄭忽以辭昏無援失國左氏屢書之而
樂載其言以爲口實毛序鄭風六詩皆爲刺忽有女同車之
彼美孟姜序以爲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
逐故國人刺之桓五年傳公之未昏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
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
壯欲以他女妻之惟是考鄭忽逆婦嬀在隱八年迨桓十年
救齊有功齊侯又請妻之則其娶已久豈如孔圉之使太叔
疾出妻而女之乎抑爲之繼娶耶是時陳亂固不足爲外援
而忽與突爭國之時齊僖已卒齊襄繼立雄狐作刺遂亦國
亂身死其能爲執義庇鄰乎未可知也至三月成昏公穀皆
無明文其論忽事左毛古學反不如公穀俗學之長賈服之

注片語皆可寶貴而成昏成婦之義亦究以鄭君之說爲長
也
壽曾謹按先生斥陳鍼爲亂國之臣心跡不可知片言未可
爲典要蓋本俞氏正燮說其說云計忽在陳三日則配已三
日矣辛亥日行乃祖祭陳鍼子不忠君命不樂此行言忽不
當成昏於陳當以親迎日卽行苛辭責之先君上篇駁之云
自來釋左傳者於鍼子均無貶辭而俞氏獨以爲不忠君命
未免好爲異論先生此條乃更揚俞氏之波殊可不必且俞
氏力持祖道之說雖曰偏駁猶依據鄭義也先生但疑大夫
以上三月成昏而於先配後祖之義并無發明得毋爭果忘
樹乎至鄭忽辭齊婚無關如陳昏禮而橫生枝節繳繞不休

尤所未達耳大夫以上三月成昏諒公羊何注穀梁徐注於成九年之致女詳著之而徐注尤明顯不僅左氏孤諒賈服單詞也何得謂無明文耶

重別論三列女傳宋共伯姬齊孝孟姬皆有三月廟見成夫婦之文蓋亦約禮爲說而失之以之備一解可也

平云列女傳言三月廟見當行夫婦之道伯姬以恭公不親迎故不肯聽命是廟見不成昏乃禮之變若廟見即成昏固禮之正又言齊孝孟姬好禮貞壹齊中求之禮不備終不往齊國稱其貞孝公聞之乃修禮迎於華氏之室遂納於宮三月廟見而後行夫婦之道是廟見成昏正所以備禮非因禮不備必俟廟見成昏也西漢時故書雅記存者猶多子政博極羣書著作皆有根據此說足以表逸禮之微不止備一說也

對云三月成昏列女傳云爾愚又檢得三國志吳陸績傳注中亦有用其說者以廣異聞可也列女傳多掇拾子書遺事附著人名故語多過情不實乃如鍾離宿瘤諸記直海上迂怪之談亦所兼收蓋雜採新聞爲女戒異於說經之作故無須謹嚴耳子政經傳涉洽古人已言之然漢人談經亦有時涉滯者亦不必強從也如表記言親迎云舅姑承子以授壻說苑說親迎遂云諸侯大夫庶人命女後女拜乃親引其手授夫於戶夫引手出戶夫行女從云云是直以承子授壻爲親引其手矣何怪乎以三月成婦爲成妻也漢儒說經滯相

往往如此而自不掩其閎深淹貫也

壽曾謹按先君上篇云三國時陸公紀之女鬱生貞節與齊

孟姬宋伯姬相埒姚德祐上表於吳主稱其侍廟三月婦禮未卒三國志陸績傳注云績於鬱林所生女名曰鬱生姚信有表稱之曰臣切見故鬱林太守陸績女子鬱生少履貞特之操幼立匪石之節年始十三是先廟見後成昏漢已適同郡張白侍廟三月婦禮未卒

後尚有行之者矣又嫁殤非未昏守志辨亦引鬱生事爲證

并考姚信爲鬱生族姊之子師事范子安學有淵源深於易理足證信表侍廟三月之說根據經義非僅可廣異聞也列女傳宋伯姬事與三傳舊注合齊孟姬事與穀梁合先君上篇已詳言之列女傳雖紀載之體異於說經而伯姬孟姬之事實有關經義曾謂子政之宏識博聞而昧所別擇耶士昏禮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綏昏義申之曰壻親御授綏親之也者親之也說苑之說承子授壻爲親引其手正以著親之之漸無嫌於滯

重別論三

宣五年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左傳云冬來反馬也孔氏正義曰天子諸侯嫁女留其乘車馬固反馬則大夫亦留其車留車妻之道也反馬壻之義也婦至質明見於舅姑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祭因以三月爲反馬之節舅姑存者亦當以三月反馬也法當遣使不合親行是孔氏以反馬爲無論舅姑存亡皆行此禮惟三月之祭爲舅姑沒乃行用鄭說也然廟見成婦方始反馬事本相因何以舅姑尚存仍三月反馬而不廟見乎其說亦不能通也

平云拙作中篇云盖婦入三月然後祭行祭行然後成昏成昏然後反馬左氏宣五年傳正義引齊育云高固以秋九月來逆叔姬冬來反馬則婦入三月祭行乃反馬禮也今按士昏禮記云婦入三月然後祭行鄭說本此又考左傳上文云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杜注云留公强成昏據此是結昏之時本不以禮則成昏之期未必如禮其先廟見後成昏與廟見均未可知而三月祭行然後反馬則大夫以上之昏禮本若是矣縱使成昏之期已改而反馬之禮猶在尚可藉是以推明古制考證舊聞也

故無論舅姑在否皆有反馬之儀左氏宣五年傳正義云曾子問篇端稱孔子曰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鄭元云謂舅姑沒者也是舅姑沒者以三月而祭因以三月爲反馬之節舅姑存者亦當以三月反馬也舅姑尚存仍三月反馬而不廟見鄭君原無此說曾子問所言廟見祭禰本是兩事各不相妨萬氏斯大禮記偶箋云三月廟見卽士昏禮所謂婦入三月然後祭行也謂祭行於高曾祖廟此指舅姑在者言擇日而祭於禰卽士昏禮所謂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也孔氏謂廟見祭禰只是一事然則舅姑在者高曾祖之廟婦可以不見乎無所謂不能通也左氏正義亦不誤曾子問正義未免膠執然鄭君之說自通也

對云曾子問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鄭統注之云謂舅姑沒者也孔氏此疏及左傳宣五年疏皆專斥舅姑沒者始廟見言通典載晉江統許遐江應元陳仲欣諸議皆以三月廟見鄭指舅姑已沒而言是六朝經師相傳之說而孔仍之故鄙論云云其實鄭義本不如是誠然禮記左傳二疏御不如毛詩魏風葛屨疏之明晰見後惟鄭以曾子問所云廟見祭禰及士昏禮奠菜皆舅姑沒事士昏記三月祭行爲助祭無論舅姑存沒皆祭必祭然後成婦而成昏則在當夕大意自是而萬氏則以曾子問之廟見卽士昏記之祭行尤爲周市但劉君既用萬氏之說何以又云曾

子問爲大夫以上禮與士異耶

壽曾謹按重別論內舅姑尚存仍三月反馬而不廟見先生係誤以宣五年正義爲鄭君說然正義第疑舅姑存三月反馬并未言不廟見先生既誤會而又增成其義未免歧中之歧矣先君所駁意有未盡謹申之如此至鄭君曾子問注謂舅姑沒者也五字綴於擇日祭禰之下則非統注廟見蓋言祭禰爲舅姑歿則廟見爲舅姑存義可對觀而得先君嫁殤非未昏守志辨云稱來婦者對舅姑之詞擇日祭禰者對盥饋於舅姑之詞申說鄭義尤極明晰先生忽指爲統注廟見祭禰誤之甚矣江統許遐已拜時而各有周喪迎婦遣女議云三月廟見成婦之義舅姑存則盥饋特豚是非指舅姑已沒言也江應元輕重議拜時婦三日婦陳仲欽拜時婦奔喪議亦無此說未知先生何所據且先生既誤解鄭義矣而又謂鄭君義本不如是語意茫昧令人莫解曾子問孔疏以廟見祭禰爲一義誠不明析矣左氏疏明言反馬在祭行後正可爲三月成昏之證何見其不明析乎士昏禮明云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則指奠菜爲舅姑沒時事并非鄭君自創新說若士昏禮記婦入三月然後祭行鄭君注但云謂助祭也并未言無論舅姑存沒皆祭也而正義有之者卽因曾子問廟見祭禰義推明之耳先生又誤認正義爲鄭注矣

萬氏之說止述士昏與曾子問相通耳其實三月祭行乃已成昏之婦三月廟見乃未成昏之婦士之婦奠菜不擇日大

夫以上之婦祭禰必擇日此先君所以必分別言之也

重別論三何氏休說如宋致女云古者婦入三月而後廟見稱婦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父母使大夫操禮而致之必三月者取一時足以別貞信貞信著然後成婦書者所以彰其潔且爲父母安榮之言女者謙不敢自成禮婦未廟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何氏此義與班氏正合此指白虎通說葢同本公羊說也

平云徐疏云重得父母之命乃行婦道故曰所以彰其潔也其女當夫非禮不動光照九族父母得安故曰榮之細繹何注徐疏所言足證大夫以上先廟見後成昏之說公羊家亦無異義矣

對云何氏解詁言古者婦入三月廟見稱婦父母操禮而致之是泛論致女之事其言三月一時足以別貞信貞信著然後成婦卽白虎通三月一時物有成者人之善惡可得知也然後可得事宗廟之說何見其爲與列女傳合以爲三月成昏之證其云所以著其潔爲父母安榮之原以告廟成婦不被出本婦人最榮之事足以上慰父母但此常事不書而書之者專爲伯姬之賢而發耳公穀屢言賢伯姬錄伯姬與常異云言女者謙不敢自成禮是卽不敢安之義愈足見列女傳致命伯姬之說之非矣至徐疏有其女當夫非禮不動之言或襍入穀梁家說何氏本無此義公羊更無此義公羊云入國稱夫人尊行國中不云未成昏也

壽曾謹按何注既曰足以別貞信又曰著其潔貞信也潔也皆有女道焉又曰稱女者謙不敢自成禮成禮卽成昏也曰

謙曰不敢非待致女而何則以致女爲成昏義極明白徐疏
正申何說非襍入穀梁家也且不特此年注也莊二十四年
公如齊逆女何注云禮諸侯既娶三月然後見宗廟見宗廟
然後成婦禮徐疏云注云此者欲見莊公夫人未至於國而
行婦事深得經意葢公羊之書逆女本與穀梁責成禮於齊
義同其曰親迎禮也者諱淫故耳亦何注說何注二然後字層遞
分明見宗廟卽先廟見也成婦禮卽後成昏也非卽成九年
注貞信著然後成婦禮乎先生引何注刪去禮字不解所謂成婦禮之指成
昏較止言成婦者尤爲明析不得謂何氏無此義更不得謂
公羊無此義也陳氏與詩葛屨疏云何注莊二十四年成九
年公羊傳與正義同此指葛屨正義然則大夫以上三月廟見成昏
與士當夕成昏禮異漢人傳注皆同惟鄭君不同按陳氏之
說昏禮可謂不囿於流俗其謂鄭君不同者葢第據駁異義
及左氏隱八年注而未考坊記注耳

重別論四

或曰曾子問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女改服布深衣
縞總以趨喪親迎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男不入改服於外
次女入改服於內次卽位而哭是喪之重者三年之憂其輕者
數月之戚女入壻室不以爲嫌安在三月之頃廟見成昏而以
爲褻乎曰此禮窮則變非可以例其常也女在塗已適人有夫
婦之義較之納幣有吉日者相去懸殊故彼可不嫁此必趨喪
既未及成昏又無反婦之理則居成婦之次服成婦之服正禮
之以時爲大也且是時夫喪重者倚廬堊室斷無居內之時卽

期功之服而外次內次劃然分途何患其無別焉得以平時嘉會亦同於居喪之變禮乎

平云拙作中篇云士以下無世祿大夫以上有世祿無世祿者居必陝隘罕有異宮儀禮喪服傳云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賈疏云按內則云命士以上父子異宮不命之士父子同宮亦有隔別亦有四方之宮也有世祿者居必寬洪且多別館春秋莊元年秋築王姬之館公羊傳云主王姬者於路寢築公爭之舍則已卑矣其道必爲廡廈則不可小寢則嫌羣公爭也知當築夫人之下羣公子之改築者也何注云謂女公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鄭之上今按禮記曲禮云女子有宮者亦謂由命士以上也春秋傳曰羣公子之舍則已卑矣據此則女子本有異宮卿大夫以上新婦未廟見成昏者無妨居女婿女叔之宮非若王姬下嫁不能居宗國女公子之舍也則不必更築館矣無異宮者成昏必在當夕有別館者成昏可俟異時異宮別館與內次外次吉凶各別無嫌相混不須以此爲疑

對云內則云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是異宮統命士言之不專指大夫以上則命士正禮所自起非若禮不下庶人之比也曲禮禮不下庶人注云爲遽於事且不能備物則命士能備物可知卽以士昏禮考之壻揖婦入其堂階房室必非質明見婦於舅姑之堂階房室鄭於夙興俟見注云待見於舅姑寢門之外古者命士以上年十五父子異宮又主人入親說婦之纓注云婦人十五許嫁纓而禮之著纓曲禮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注云女子有宮者亦謂由命士以上也據此則命士之男女皆年十五以上異宮矣若謂大夫以上祿入較豐足備宮室當亦不過廣狹多少之間示有等差而禮所應有者命士亦不能無也今曰士無世祿罕有異宮成昏必在當夕豈士昏時並

女婤女叔之宮亦皆無之不得已而爲苟合之禮乎而士昏禮何以顯然異宮也縱使不命之士至庶人有以貧不能備宮室之制者父子同宮古人以爲夷狄之俗是下士及庶人力能具宮室者未嘗不備也而昏姻大禮豈無變而不失其正之一法乎內則說生子禮云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羣室是則生子一事以室少不能如禮者甯出居不廢禮之明證何獨娶妻以室少而廢之乎詩鵲巢序云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首章曰居之次章曰方之三章曰盈之鳩處鵲之成巢不特居之有之而且統眾媵姪娣以盈之皆于歸時事也安得謂諸侯六夫婦至三月先居女婤女叔之居耶致爵位之成巢豈女婤女叔所居能當之耶公羊傳云羣公子之室則已卑矣謂

壽曾謹按先生所引內則曁曲禮鄭注以證命士之有異宮先君平內皆引及之惟士昏禮鄭注未引耳先君之說士無異宮蓋指庶士而言卽賈疏所謂不命之士也非謂命士以上無異宮也先生誤認爲說命士亦無異宮而繁爲之說此亦無關要義可謂辨所不必辨矣且先君之說士無異宮係就士無世祿推言之故於中篇引萬氏斯大儀禮商云說者曰古者三十而有室五十服官政乃爲大夫大夫亦不當有昏禮有之備改娶耳愚謂先王之制仕者世祿不世官足知卿之子孫卽食卿之祿大夫之子孫卽食大夫之祿既食卿大夫之祿卽行卿大夫之禮固不必身爲卿大夫也大夫之

有昏禮曷足怪若以爲備改娶不思昏屬嘉禮豈預爲不祥之目哉就萬氏之說推之則昏禮之隆殺以有無世祿爲主卽命士有異宮其禮終不得視大夫以上也況未命之士耶

新婦未廟見成昏時所居之室禮無明文故先君謂無妨居女姒女叔之室此不過推測禮制想當然耳士以下當夕成昏卽有女姒女叔之室亦不必居何得謂士因室少而廢禮耶斯太泥矣鵲巢之居之方之盈之雖詠於君夫人于歸時然夫人起家居而有之乃成昏以後情事不足援以駁異宮之說

重別論四

春秋之義姪娣雖少猶從適人還待年於父母之國未任荅君子也以姪娣之微又有適爲之依屬猶待年於父母之國以示別孰謂室女未成昏可三月在壻家耶

平云隱七年叔姬歸於紀何氏公羊注云叔姬者伯姬之媵也至是乃歸者待年父母國也婦人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就此說推之凡未滿十五則待年父母國已滿十五則從嫡適人較之既從適人還待年於父母國者其說爲長卽使果係既從適人復還待年亦必俟三月廟見送女者返然後與之同返斷無夕至朝返之理亦何嘗不三月在壻家耶

對云許君異義亦同何說益由女子十五許嫁二十適人推之審是則十六至十九從嫡待年矣然自古有待年之妻判妻與入子異亦不足爲三月成昏之據也

壽曾謹按先生謂古有待年之妾無待年之妻是也然三月成昏本非待年之謂先君第推公羊之義謂媵卽待年亦必三月在壻家何嘗謂三月成昏爲妻之待年耶

重別論五

蓋夫妻本義合凡禮之以義起者先盡其所重之人而後推而致之是先有夫然後有夫之父母天理之節文人倫之秩敘本應如此若不成夫婦而儼然以夫之父母臨之其義何自起乎故昏禮必以成昏爲重也

平云既行合巹同牢之禮則雖未成昏而夫婦之名已定既循婦職自當侍奉舅姑其義並非無自起也

對云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先王章志貞教借飲食之事合男女之好而飲食之非男女也昭昭矣三王之祭川也先河後海而以河爲海則不可昏義稱出乎大門而先男率女女從男夫婦之義自此始者以其卽時成昏故有此稱所謂漸女歸吉也此何事也而可豫假以名哉昔孟子婦云夫子客妾婦人義不客宿請歸獨居侍奉其客宿也夫壽曾謹按先君嫁殤非未昏守志辨以夫夫婦婦之定分成於納徵此以合巹同牢爲言猶舉至近者言之也郊特牲云夫禮之初始諸飲食是合巹同牢爲重成昏爲輕飲食之先男女斷可知矣先河後海自指祭禮不得取證先夫而後夫之父母若如其說是重夫而輕夫之父母似非所以教孝也大門之外萬不可以卽時成昏豈在塗成婦爲是已成夫婦耶卽漸女歸吉者明成昏卽大夫以下亦不必過急也以漸義

證卽時成昏所未達也孟子婦客宿之語係成昏以後事引

證尤不倫

重別論五曾子問女未廟見而死壻不杖不菲不次鄭注壻齊衰期但不杖不菲履不別哀次耳女之父母自降服大功是壻仍服妻之服女之父母仍服女子子適人之服衹以未祔廟之故少薄其禮耳倘未成昏父與夫何以均服成昏之服也若有吉日女死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夫死亦如之注云未有期三年之恩也足見未廟見壻之服期以其恩服耳安得謂未成昏乎

平云既行合巹同牢之禮則雖未成昏而夫婦之恩已隆既遭婦喪自當持服期年其恩並非無自推也

對云設合巹之時未及成昏而夫暴死妻自應服三年喪終身守志或妻暴死夫自應服期與成昏而未告廟同所以然者自舅姑承子授壻之後其女便是壻家之人有不與持喪而不得者而遂謂已成夫婦不係成昏則不可夫合巹共牢所以卽爲夫婦者以非夫婦必不能有此禮推而至於相接見相授受凜然謹正婦名者俾人知男女之防也若不成昏則其名婦也而其實女也而名不正矣名實一淆則可以女爲婦亦可以婦冒女竊名而不究其實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矣此嫁娶所以必用昏儀節緊比無斯須之間者葢愼之也

壽曾謹按先生旣知合巹未成昏而夫死妻應服喪守志或妻暴死夫亦自應服期則昏禮之重在合巹同牢而不係於成昏審矣何仍以不女不婦爲疑耶曾子問吉日女死一節

錢氏大昕說之極精其說夫服婦曰禮不去其夫之名見潛研堂文集紀湯烈女事
婦服夫曰禮不去其夫之名先君嫁殤非未昏守志辨申其義曰聖人制喪服於男女同等之親界限最嚴至於既聘未昏之夫婦則非但有服而其服且與已昏者同葢雖無期三年之恩而已有齊斬衰之服是恩未全而義已定矣又云女既受聘則夫婦之名已定故上文或言男或言壻人婦服不兒夫雖死而夫之名自在是未親迎以前夫婦之名已定則既合巹之後夫婦之恩愈隆而豈成昏之謂耶竊以士禮而論若當夕成昏而女忽死則其身婦也而未及見舅姑則其名猶未成婦也與未廟見而死者何異豈可謂衾裯已交遂偃然冒婦之名而置舅姑於度外乎是非明禮者所敢出矣

重別歸妹上六女承筐注云士昏禮云婦入三月然後祭行上成昏之不足重葢有如此者

論五歸妹上六象婦入祭行者以爻辰在巳由卯至巳三月故曰婦入三月上宗廟爻故曰祭三月祭行而後成婦未承祭猶稱女也陰陽之交莫盛於泰故於泰五又發帝乙歸妹張氏惠言周易鄭氏義按序卦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漸雖有女歸之象六禮之行以漸而進至歸妹卽謂嫁曰歸之本義其大象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正謂一陰一陽交感配合而六五之帝乙歸妹爲春中成昏之期卽泰五帝乙歸妹爲生育嫁娶之期上六承筐爲三月廟見之禮

平云拙作中篇云觀於歸妹上六爲宗廟之爻其爻詞所云承筐无實刲羊无血卽係未廟見成昏而被出之事故不言夫婦而言士女歸妹上六爻詞女承筐無實士刲羊無血張氏惠言虞氏易禮云上宗廟爻也此象盥饋

非祭禮士以特豚笄菜諸侯之禮其刲羊豕筐所盛則亦菜也言无實无血謂二五不易位則陰不從陽无以奉宗廟承祭祀故稱女不稱婦明失婦順也今按鄭注云婦入三月而後祭行據此是承筐本指祭禮則刲羊亦指祭禮可知張氏謂此象盥饋稍有未審然其解釋稱女不稱婦之故則深得經義與鄭注三月祭行之語互相發明苟子非相篇云婦人莫不願得以爲士楊注士者未娶妻之稱此張說所本

對云歸妹上六鄭義本指三月祭行而言則刲羊承筐皆祭具可知而無實無血則不成祭而被出矣婦人出嫁卽爲婦被出仍稱女者義絕於夫不可仍婦之名故從歸宗之名而稱女以見其未成婦也文十五年齊人來歸子叔姬穀梁傳曰其曰子叔姬貴之也其曰來歸何也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欲其免也是被出而仍稱子之義子卽女也適女稱子是時叔姬已有子舍不得云未昏矣亦有不必被出徒以未廟見而稱女者示未成婦之義亦非未昏也詩魏風葛屨序云葛屨刺褊也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云摻女手可以縫裳傳云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箋云言女手者未三月未成爲婦裳男子之下服賤又未可使縫魏俗使者亦所以遠別又云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傳提提安諦也宛辟貌婦至門夫揖而入不敢當尊宛然而左辟象揥所以爲飾箋云婦新至慎於威儀如是使之非禮據此是毛以縫裳之女爲未三月廟見不應執婦功箋更申其未成婦稱女之故宛然左辟是新至之婦未三月可知然此詩序云魏民箋云魏俗則非斥大夫以上可知則所云女者對未成婦而

言非對未成昏而言也孔氏正義云三月廟見謂無舅姑者婦入三月乃見於舅姑之廟若有舅姑則士昏禮所云質明贊見婦於舅姑不待三月也雖於昏之明日卽見舅姑亦三月乃助祭行故易歸妹注及鄭箋亶肯皆引士昏禮婦入三月而後祭行然則雖見舅姑猶未祭行亦未成婦也成婦雖待三月其昏則當夕成矣士昏禮云席在奧注昏禮畢將臥息又駁異義云昏禮之暮枕席相連是其當夕成昏也此疏申明鄭義最爲明暢今按諸侯昏禮在塗稱婦士之昏禮降出婦從皆旣昏親迎稱女葛屨摻女掺女手未廟見死之稱女曾子問女昏出至未廟見之稱女易歸妹女未廟見出之稱女易歸妹女承筐無實則以未成婦而言因文起義不係成昏言豈一端而已哉

壽曾謹按先君以歸妹上六爲未廟見成昏而被出先生則主未成祭而被出其引穀梁文六年子叔姬之事謂稱子猶稱女以爲被出稱女不關成昏之證可謂辨矣然歸妹上六以士女連言先生但駁稱女之非未昏而於稱士無說何耶衞風匏有苦葉云士如歸妻迨冰未泮箋謂作於請期時此又可爲士爲未娶妻之證不止先君所引荀子楊注也稱士既係未娶則稱女自係未昏對文以觀則歸妹上六之爲未廟見成昏被出而非未成祭被出灼然可知矣穀梁之稱子者各明一義不可執彼難此也至葛屨毛傳三月廟見鄭箋謂三月未成爲婦陳氏奐毛詩疏卽據大夫以上昏禮以說

可謂知言但先君未援此以證賈服故不辨也

善化劉　鈖
句容陳汝恭校

慈谿林兆豐玉如著

隸經賸義

孔壁古文說

惠江諸先儒執正義成見謂伏生尚書二十八篇後得大誓一篇爲二十九篇王尚書述聞乃斷伏生尚書二十九篇中有大誓而以百篇書序冠每篇之首併不得以書序當二十九篇之一羅列十二證精塙不可易獨嫌王述聞以民聞後得大誓爲二劉傳聞之誤則其失較惠江尤甚豐更作十五證以補之曰伏生固傳今文尚書者也述聞既改惠江舊說今文二十八篇無大誓爲二十九篇有大誓何不復改惠江舊說二十八篇無大誓作孔壁古文之篇數則二劉所言大誓後得自是河內民

開所得之古文並非孔氏壁中所得之古文而古文二十八篇
先得於孔氏壁中古文大誓一篇或分作三篇後得於河內民
間彼劉向別錄及漢劉歆傳等書語意本是了然不得誣二劉
爲傳聞之誤矣夫伏生傳今文尚書二劉則傳古文尚書者也
僞孔序正義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
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漢書劉歆傳歆欲建立古
文尚書列于學官移書大常博士責讓之曰泰誓後得博士集
而讀之二劉並言讀者明是以今文讀古文若後得大誓是今
文博士不必以伏生今文大誓讀若後得大誓是古文而伏生
今文無大誓尚書今文家舍伏生以外博士又別無今文之可
讀則伏生今文有大誓可知矣其證一　史記儒林傳孔氏有
古文尚書安國以今文讀之若孔壁古文有大誓而與後得古
文大誓同非特後得二字不可通卽以後得大誓爲重複之書
安國早已依伏生今文大誓讀之亦奚待博士而始讀若孔壁
古文有大誓而與後得古文大誓異卽與伏生今文大誓異勢
必以孔壁古文大誓則在逸篇之中今僞孔序正義有鄭用孔
壁古文本所逸十六篇目錄舜典一汩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
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允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
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
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八篇故爲
十六其中不見有大誓則孔壁古文無大誓可知矣其證二
論衡正說孝宣皇帝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尚書一篇奏之

僞孔序正義後漢史房宏等說宣帝本始元年河內女子有壞老子屋得古文泰誓三篇與別錄武帝末年代不同者別錄就發屋言則在武帝末論衡後漢史就獻書言則在宣帝時而房宏等說明言古文大誓三篇由是知二劉所稱民間後得大誓古文不指今文古文堯典等二十八篇先得於孔壁古文大一篇或分爲三篇後得于河內女子發老屋而孔壁古文二八篇無大誓正可由是而推矣其證三　釋文敘錄漢宣帝始中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漢世行之然泰誓年月不與序所據史記周本紀御覽百四十六引尚書大傳知河內古文大誓所載年月當作九年四月與書序維十有一年絕不相應

書藝文志載劉歆三統厤引大誓洪範武成三篇以推步年月其所引武成乃孔壁古文之逸篇三統厤既不信河內大誓年月亦應引孔壁大誓逸篇今止引大誓書序不引逸篇者顯見孔壁古文別無大誓逸篇之可引也其證四　僞孔序正義馬融云泰誓後得鄭某書論亦云民閒得大誓二劉馬鄭並傳古文學亦並云民閒後得大誓豈皆傳聞之譌乎孟子滕文公下趙注今尚書泰誓篇後得以充學兩漢古文家眾口一辭則河內古文大誓未得以前孔壁古文無大誓不待辨而自明矣其證五　左襄三十一年傳大誓云云杜注今尚書大誓無此文故諸儒疑之正義馬融尚書傳序云大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陋吾見書傳多矣所引大誓而不在大誓者甚眾王肅亦云大誓近非本經釋文敘錄大誓一篇馬鄭王肅諸儒皆疑之若

古文大誓先得於孔壁非後得於河內則與堯典等二十八篇皆是可信之書馬鄭有何疑之可獻乎其證六　論語堯曰曰予小子履云云集解孔安國曰墨子引湯誓與辭若此國語周語湯誓曰余一人云云韋注今湯誓無此言書傳引大誓而不在大誓中殊無異於書傳引湯誓而不在湯誓中今馬鄭不疑湯誓獨疑大誓者正以古文大誓後得於河內非先得於孔壁故也其證七　禮記緇衣尹吉曰云云鄭注吉當爲告尹告伊尹之誥書序以爲咸有壹德今亡堯典正義約鄭注咸有一德而云已逸錢宮詹改鄭注今亡爲今逸是矣坊記大誓曰云云鄭注今大誓無此章則其篇散亡學記兌命曰云云鄭注說命三篇今亡依鄭注書序例堯典正義鄭注仲虺之誥大甲說命等見在而云亡其汨作典寶等一十三篇見亡而云已逸凡伏生今文所無而孔壁古文所有者則云逸或并孔壁古文亦無者則云亡今禮記鄭注大誓說命不云逸而云亡者說命爲孔壁古文所無大誓亦爲孔壁古文所無也其證八　孟子滕文公下大誓曰云云趙注大誓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時大誓也今之尚書大誓後得以充學故不與古大誓同諸傳記引大誓皆古大誓僞孔序正義鄭作書論依尚書緯孔子定百二十篇卽趙注所本漢書藝文志孔安國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僞孔序正義劉歆賈逵馬融並云十六篇逸今趙注云諸傳記所引古大誓在孔壁古文百二十亡篇中卽知孔壁古文之十六逸篇中無大誓矣其證九　論衡正說或說尚書二十九篇者法斗四七宿也四七二十八宿其一曰

斗矣故二十九豪飯序釋文馬鄭之徒百篇之序總爲一卷馬
鄭用孔壁古文本序別爲卷卽論衡所云二十九篇其一曰斗
者其餘二十八篇法四七二十八宿而二十八宿隨斗杓所運
斗杓爲二十八宿之總綱猶百篇書序爲堯典等二十八篇之
總綱孔壁古文二十九篇中旣有書序一卷則必無大誓一篇
可知矣其證十　論衡正說孝宣皇帝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
逸尙書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尙書益一篇而二十九
篇始定矣古文二十九篇除序一卷實止二十八篇嗣後得河
內大誓而古文除序序亦得二十九篇今文除序二十九篇今
古文篇數始定否則今文多大誓一篇古文少大誓一篇卽不
得言定也其證十一　伏生今文二十九篇而以序冠每篇之
首王述聞引證已詳馬鄭用孔壁古文本不以書序冠篇首而
別自爲卷漢書藝文志孔安國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
六篇孔壁古文二十九篇其一篇旣是書序較伏生今文少大
誓一篇而以二十九篇合十六篇爲四十五卷今藝文志尙書
古文經四十六卷乃併河內古文大誓數之也其證十二　釋
文敘錄河內得大誓一篇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馬鄭所注並
伏生所誦釋文宗僞孔反以馬鄭所用孔壁古文河內古文本
爲伏生所誦本則釋文伏生所誦本篇數卽孔壁古文合河內
古文篇數孔壁古文堯典等二十八篇合書序一卷爲二十九
篇再合河內大誓一篇爲三十篇其證十三　孔叢子連叢孔
臧與弟書曰臧聞尙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何圖乃有百

篇邪漢書劉歆傳臣瓚曰當時學者謂尚書唯有二十八篇不
知本有百篇也左襄三十一年傳正義自秦焚詩書漢初求之
尚書唯得二十八篇故孔臧與孔安國書云尚書二十八篇前
世以爲放二十八宿都不知有百篇也在後又得僞泰誓一篇
通爲二十九篇正義宗僞孔而孔叢亦僞書造僞者見論衡等
書有四七二十八宿舊說欲滅孔壁古文二十八篇之跡而反
以二十八篇爲漢初伏生今文然益知孔壁古文二十八篇合
書序爲二十九篇再合河內大誓爲三十篇與釋文敘錄篇數
適合矣其證十四　僞孔序正義鄭作書論依尚書緯孔子定
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尚書以十八篇爲中候後漢書光武紀
詩周頌思文正義儀禮有司徹義疏御覽百四十六引尚書中
候及前明孫瑴古微書尚書中候輯本多與河內大誓同而語
句閒有增損鄭君書論以十八篇爲中候或卽取證於是而後
得河內古文大誓所以見疑於馬鄭也其證十五　然則孔壁
古文二十八篇合書序爲二十九篇並無大誓一篇列十五證
觀之固灼然無可疑者王述聞特見不及此謹補之

周公稱王說

周公居攝七年尊成王爲王初非自稱爲王周史則七年中稱
周公爲王七年後始稱成王爲王其故由於周公自以爲攝政
周史乃以周公爲攝位不就攝政攝位以辨之則周公與周史
俱無自而原其意不舉漢時攝政攝位居攝以例之書禮鄭注
所申周公周史之意益無自而攷其實因爲說以明之謹案蔡

邕獨斷秦漢以來少帝卽位后代而攝政稱皇太后後漢皇后紀序秦莘太后始攝政事漢仍其謬臨朝者六后漢承秦制母后臨朝依周公故事稱攝政漢王莽傳莽改元曰居攝翟義傳王莽居攝義曰新都侯攝天子位依託周公輔成王之義王符潛夫論忠貴莽爲宰衡居攝假號新莽變秦漢舊制以宰衡攝位假託周公故事改稱攝政爲居攝其實則改攝政爲攝位由是以推渾言之則曰居攝如御覽四夷六引書大傳周公居攝是也析言之則曰攝政曰攝位如荀子儒效天子不可以假攝爲禮記明堂位正義鄭箴膏肓云周公歸政就臣位乃死隱公見死於君位又發墨守云隱爲攝位周公爲攝政攝政與攝位異是也然

據書大誥王若曰正義引鄭注王周公也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稱王明堂位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鄭注周公攝王位及至周禮天官序注乃以惟王建國指成王居雒邑言者大誥明堂位記周公事非周公所手定獨周禮爲周公所手定禮記文王世子仲尼曰周公攝政踐阼而治孔子知周公微意作周禮致政成王退就臣位僅自居於攝政較之魯隱公攝位自是不同鄭君箴膏肓發墨守已申其說再證以漢霍光傳上使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王肅僞家語觀周明堂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明堂位鄭注以明堂之禮儀朝諸侯不於宗廟辟王也周公依明堂禮朝諸侯以辟王其不自以爲攝位可知晉輿服志荷紫以生紫爲袷囊綴之服外

加於左肩昔周公負成王制此衣隋禮儀志荷紫以紫生爲袂
囊綴之服外加於左肩周遷云昔周公負成王制此衣論衡書
虛說尚書者曰周公居攝帶天子之綬戴天子之冠負扆南面
而朝諸侯周公雖用天子冕服朝諸侯猶別製肩囊以負成王
其自以爲終將致政退居臣位又可知此周公作周禮首言惟
王建國鄭注所以指成王居雒邑言也若尚書大誥是周史之
文明堂位亦作記者根據周史所記尚書之文率皆據事直書
未達周公微意苟悅申鑒時事古者左史記事左史記言
春秋言爲尚書劉勰文心雕龍史傳古者右史記事左史記言
言經則尚書事經則春秋魯史作春秋以隱公庶兄攝位隱公
例得稱公周史記尚書以周公諸父攝位周公亦例得稱王審

是則周史稱周公爲王自是策書通例荀子儒效周公及武王
及卽公羊莊三十二年傳注兄死弟繼曰及之及禮記檀弓上
鄭注周禮適子死立適孫爲後適子死立其弟殷禮也明堂位
正義洛誥王肇稱殷禮鄭云猶用殷禮者至成王卽位乃用周
禮周禮立適成王爲武王適子周公作周禮自當以成王居王
位武王崩周禮未制猶用殷禮兄弟相及周公爲武王母弟周
史記尚書亦當以周公攝王位審是則周史尊周公爲攝位又
是周因殷禮且不惟大誥明堂位有然尚書逸篇尤有明文可
據矣王莽傳羣臣奏書逸嘉禾篇曰周公奉璽立於阼階延登
贊曰假王莅政韓非子難二及文選任彥昇百辟勸進今上牋
注引曰于並云周公旦假爲天子七年假天子卽假王逸嘉禾

與尸子韓非子暗合知非新莽羣臣所僞造謂非周公權稱王也可乎不惟周史臣記載有然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矣王莽傳羣臣奏書說曰周公發號施令常稱王命召公賢人不知聖人之意故不悅列子楊朱周公攝天子之政邵公不悅書說當是今文說本於列子召公不悅在周公居攝時與書君奭序正義引鄭注用古文說在周公致政時稍異知書說亦非新莽羣臣所僞造謂非周公攝王位也可乎不惟列子荀子尸子韓非子有然西漢諸儒備有是說矣韓詩外傳三周公踐天子之位又七周公履天子之位淮南齊俗訓周公攝天子之位又氾論訓周公履天子之籍說苑君道周公踐天子之位又尊賢周公攝天子位七年周秦漢諸子沿周史舊文雖於周公微意未及發明而著書在新莽以前已載周公居攝事知新莽特假託爲之非眞僞造以欺人兼之美惡不嫌同辭新莽襲居攝之名究不足以累周公謂周公攝王位權稱王鄭注用新莽僞制也可乎周易大有集解引鄭注周公攝政朝諸侯於明堂止言攝政不言攝位至箴膏肓發墨守又據孔子之言爲折衷周公攝政非攝位實由鄭君論定而微意始顯其注明堂位則云攝王位者因明堂位篇中具有周公踐天子之位明文彼篇首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非攝王位而何注大誥則云權稱王者因大誥有云洪維我幼沖人周公稱成王爲沖人又繼之云予維小子與金縢云予小子皆周公自稱爲小子大誥爲周公自命不得爲稱成王命且康誥又有王若曰朕其弟設改爲稱成王命

則語氣尤屬室礙後世有徑改朕其弟爲武王命者并孔子書序亦妄肆非議詎知周史所記尚書篇次彷彿春秋之編年先後不可以紊淆孔子序金縢云武王有疾序大誥云武王崩周公相成王依鄭注則大誥是周公居攝二年事康誥酒誥梓材是周公居攝五年事洛誥是周公居攝七年事多士是成王卽位元年事孔子序多士云周公以王命誥其先大誥以下數篇不云周公以王命誥彼大誥王若曰之王非周公權稱王而何此明堂位鄭注攝王位大誥鄭注權稱王乃順明堂位大誥之文以釋義不得與周禮惟王建國爲例也僞家語觀周明堂有周公朝諸侯圖注世之博學者謂周公便履天子之位失之遠矣明堂位正義引王肅大誥注以王若曰爲稱成王命肅說淺陋於羣經及子史諸書全未融貫於周公作周禮微意又全未體會何足與議鄭學耶

禹貢三條四列說

書禹貢正義地理志云禹貢北條荊山在馮翊懷德縣南南條荊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是舊有三條之說也故馬融王肅皆爲三條導岍北條西傾中條嶓冢南條鄭玄以爲四列導岍爲陰列西傾次陰列岷山爲正陽列鄭玄創爲此說孔亦當爲三條也謹案僞傳本無三條之說正義以傳說類本王肅意欲軒王以輕鄭勢不得不强班馬以就王然班志無中條鄭分班志南北二條爲導山四列仍與班志合黃庶書說引馬注乃是分導水爲三條與蔡沈書傳金履祥表志陳櫟纂

疏引王注分導山爲三條不合史記夏本紀索隱引王注亦作
正義以馬融冠首多作馬注獨蔡金陳三家引作王注當必
別有依據否則黃庶書說何以又別出馬注導水三條耶由
是知正義之誤有不得不詳爲之辨者漢書地理志左馮翊懷
德下云禹貢北條荆山在南又南郡臨沮下云禹貢南條荆山
在東北鄭以班志北條荆山爲導岍陰列導岍及岐至于荆山南條荆山
爲嶓冢次陽列導嶓冢至于荆山又分北條荆山之南爲西傾矣陰列
分南條荆山之南爲岷山正陽列鄭據經文導岍西傾嶓冢岷
山四節自導岍至入海爲第一節西傾至陪尾爲第二節導
嶓冢至大別爲第三節岷山至敷淺原爲第四節各
有起訖因分導山爲四列班志據經文止有導岍導嶓冢兩導
字西傾岷山不見有導字遂以導岍之荆山併下節西傾爲北
條因荆山與西傾節所稱太華相近故北條以荆山標名導嶓冢之荆山併下節岷山爲
南條因荆山與岷山節所稱九江偏檢班志別無中條案九江郡縣志
相近故南條亦以荆山標名中條山然經云導岍及岐至
太平寰宇記以禹貢雷首爲一名中條山與班志北條荆山
於荆山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則雷首中條山與班志北條荆山
同列不得附會爲班志之佚　其實止分導山爲南北二條正義乃以班志南
北二條爲舊有三條其誤一黃庶書說引馬注三條北條行河
中條行渭洛濟淮南條行江漢與鄭導山四列全不相涉馬乃
據班志約舉經文導山四節併爲南北二條因仿班志例亦約
舉經文導水九節併爲南北中三條而經文導水九節中又有
導弱水導黑水二節馬據弱水入流沙黑水入南海止及雍梁
界較四瀆入海眾水入四瀆入海各自爲條不得入三條其實
止約舉經文導河導漾導江導淮導渭導洛七節併爲導
水南北中三條正義乃以馬之導水三條爲卽王之導山三條

其誤二蔡沈集傳金履祥表注陳櫟纂疏並引王注三條導岍
北條西傾申條嶓冢南條又與馬導水三條全不相涉王乃不
知妄作不顧經文導山明明有四節兩導字而據班志南北二
條增一西傾中條又據鄭四列刪一岷山正陽列因仿馬導水
三條無弱水黑水例亦以經文岷山一節不得入三條止以導
岍西傾導嶓冢三節爲導山南北中三條其實馬之導水三條
非卽王之導山三條鄭之導山四列正卽班志之導山南北二
條正義乃故分鄭與班志爲二而以鄭爲創作四列又牽合班
馬與王爲一而以僞傳爲當主班馬王之三條其誤三有此三
誤先儒特見不及此謹條列正義三誤外又互爲班馬鄭王疏
證辨駁如右

說文分部說

胡氏說文管見云說文分部以形爲經亦有以聲爲經者如后
部呿囫部悤之類謹按說文敘分別部居鍇曰分部相從自愼
始敘又云據形聯系引而申之分部始于說文例自以形爲經
而后部呿从口后后亦聲囫部悤从心囫囫亦聲乃會意兼諧
聲字說文以部首字作諧聲均其分部之字數初非有以聲爲
經者曰部呿从口亏聲亏部吁从口从亏亏亦聲鉉曰口部有
呿此重出豈部愷从心豈豈亦聲心部愷从心豈聲鉉曰豈部
已有此字重出據呿愷爲會意兼諧聲字可收入口部心部亦
可收入亏部豈部卽知呿囫爲會意兼諧聲字可收入后部悤
部亦可收入口部心部其所以呿悤收入后部囫部而不收入

口部心部者口部文一百八十而后部文止有二心部文二百六十三而囪部文止有二分部字數多少不齊諧聲字止可一部獨收會意兼諧聲字兩部可以通收說文因以會意兼諧聲字不收入字多之部於是乎有部首字作諧聲之例卽如口部文一百八十字數較多亏部文五字數較少因以亏部部首字作諧聲吁字收入亏部而口部吁字未及刪削心部文二百六十三字數較多豈部文三字數較少因以豈部部首字作諧聲愷字收入豈部而心部愷字未及刪削說文均分字數之跡顯然猶存又如疋部旣从疋疋亦聲延从爻从疋疋亦聲疋部文三囪部文二爻部文二若以旣入囪部延入爻部則囪爻部文各有三而疋部文反止有一甘部曆从甘从麻甘亦聲甘部文五麻部文四若以曆入麻部則麻部文雖有五而甘部文亦仍止有四說文均分字數之例尤顯然易見故通部以部首字作諧聲與后部啣囪部慁同例者句部拘从句从手句亦聲笱从竹从句句不聲鉤从金从句句亦聲手部文二百六十五竹部文一百四十四金部文一百九十七而句部文止有四笣部笱从大从笣笣亦聲傚部傚从支从俏俏亦聲不部否从口从不不亦聲大部文十八支部文七十七口部文一百八十而笣俏不部文止有二手竹金大支口部字數較多句笣俏不部字數較少因而拘笱鉤笱傚否字收入句笣俏不部又有每部閒或以部首字作諧聲與后部啣囪部慁異例者屮部蘢从蘢从屮屮亦聲業部僕从人从業業亦聲玆部幽从山从玆玆亦聲喜

部憙从心从喜喜亦聲兩部兩从一兩兩亦聲从部從从疋从
从亦聲㒳部文四人部文二百四十五山部文五十三心部文
二百六十三一部文五疋部文一百十八屮羙幽喜兩从部文
止有三而㒳僕幽憙兩從字爲三之一苜部莫从苜从火苜亦
聲七部化从七从人七亦聲火部文一百十二人部文二百四
十五苜七部文止有四而莫化字爲四之一丌部辺从疋从丌
丌亦聲牽部執从丮从牽牽亦聲疋部文一百十八丮部文八
丌牽部文止有七而辺執字爲七之一井部阱从阜从井井亦
聲荆从井从刀井亦聲阜部文九十二刀部文六十二井部文
止有五而阱荆字爲五之二半部胖从半从肉半亦聲肉部文
一百四十半部文止有三而胖字爲三之二夭部㒳从日夭夭

亦聲此部又有㒳字詳見下日部文七十夭部文止有五而㒳字爲五之
一子部字从子宀子亦聲宀部文七十一子部文止十五而字
字爲十五之一羊部羌从人从羊羊亦聲人部文二百四十五
羊部文止二十六而羌字爲二十六之一酉部酒从水从酉酉
亦聲水部文四百六十八酉部文止六十七而酒字爲六十七
之一㒳人山心一疋火丮皀刀肉日宀水部字數較多屮羙幽
喜兩从苜七丌牽井半夭子羊酉部字數較少因而㒳僕幽憙
兩從莫化阱荆胖㒳字羌酒字收入屮羙幽喜兩从苜七丌牽
井半夭子羊酉部獨夭部㒳从百从夭夭亦聲夭部文五百部
文止有二字數較夭部反少於例不合其故由于說文猶爲未
成書呅愷收入亏部豈部而口部心部未及刪削㒳則百部未

及收入夲部亦未及刪削各部均分字數其不合者偶或一見也外此若叩部單从叩卑甲亦聲予部舒从舍从予予亦聲竹部筭从竹从巩竹亦聲丶部主从主从丶丶亦聲亢部竣从亢从夋亢亦聲說文不別立甲舍巩呈夋部因而收入叩予竹丶亢部既非均其分部之字數亦並非會意兼諧聲字部首字作諧聲之以聲爲經也魏書江式傳晉呂忱弟靜放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封演見聞記魏時有李登者撰聲類十卷南史周顒傳始著四聲切韻梁書沈約傳撰四聲譜說文爲字書例宜以形爲經聲類韻集四聲切韻四聲譜爲韻書例宜以聲爲經兩書體例各不相通考古者必須融貫全書容或略見其門徑洵非管見所能見及者矣

中興之中釋文音張仲丁仲二反說

陸德明經典釋文詩大雅烝民中興張仲反春秋左傳序中興丁仲反哀十四年經注中興丁仲反論語憲問集解中興丁仲反謹按釋文中興音張仲丁仲二反而凡中字反音除音如字外有知眾貞仲竹仲張仲丁仲五反知眾爾雅一見釋言中又知眾反貞仲竹仲書詩各一見書堯典日中貞仲反詩鄭大叔于田中節竹仲反蒙時中張仲反蹇得中又張仲反詩猗嗟中也張仲反小雅賓之初筵反商頌長發中葉又張仲反烝民中興張仲反台爲五見也案與孝經論語老莊疊見案丁仲反惟獨丁仲則易書詩三禮三傳不見今中興之中詩音張仲反左傳論語等書傳論語乃音丁仲反者張仲反止見易詩不見左傳論語等書釋文本魏晉諸家作反音並詳釋文序錄非出一手而成其實丁仲與

張仲無異義郎與知眾貞仲竹仲亦無異義也假如射中之中
箋音張仲反儀禮鄉射大射禮記射義並音丁仲反中節之中
詩大叔于田音竹仲反信南山音丁仲反日中之中爾雅釋言
殷齊中也注引書以殷仲春以證殷之訓中音知眾反義與日
中星鳥之中同書堯典日中音貞仲反禮記月令昏參中又音
丁仲反蓋不獨中興之中然則中興之中不音如字而音張仲
錯出張仲丁仲二反也

丁仲二反何也說文丨部中和也从口丨上下通釋文以和爲
中字本訓凡中字有和訓者音如字鄭云和也案釋文中
也如字止易三條書以下並從略不音引伸之則訓適往得
中也又張仲反王肅云中適之貌丁仲反莊子達生注學生務中適丁仲反案禮記表記注
則難中也大學雖不中莊子天地未知中否並音丁仲反亦取
中適之義漢書賈誼傳注適當也刑法志注中當也射中以下
倣此爲射中書大甲上傳如射先省括于度釋則中盤庚上傳當
中賓之初筵箋發矢中的大雅行葦傳已均中葅周禮天官司
裘注射者中多夏官服不氏注待射者中司弓矢殺矢注言中

則死考工記弓人則莫能以速中儀禮鄉射禮注射者有志于
中又注貫猶中也又實八算于中又注矢揚中人大射儀注言
射中此又射者非其侯中之又中離維綱又壹發中三侯禮記
檀弓上注流矢中馬射義而中多者又則射中矣又注射則爭
中左桓五年傳射王中肩成十六年傳王中厥目又注射而中
之囊十八年傳射殖綽中肩襄二十五年傳射之中股昭五年
傳射之中目公羊桓四年傳注射之中心定八年傳從而射之
注幾中季孫穀梁桓四年傳注上殺中心昭八年傳射者能中
論語八佾集解三曰主皮能中質莊子庚桑楚羿工乎中微徐
无鬼射者非前期而中並音丁仲反儀禮大射儀注中閭中所
以盛算也周禮春官大史射事飾中注中所以盛算也亦並音
丁仲反詩齊猗嗟射則貫兮傳貫中也小雅賓之初筵以奏爾
時傳時中者也又並音張仲反案即上所謂中大篠左昭
丁仲與張仲無異義也知眾貞仲竹仲倣此律中禮記月令律
二十二年傳律中夷則注律所以候氣之管也周禮考工記桌氏其聲中黃鍾之
無射並音丁仲反聲中音中宮禮記玉藻注玉聲所中也莊子
養生主莫不中音盪跖音言中易繫辭傳其言曲而中左僖五
中黃鍾亦並音丁仲反年傳注其言或中或否昭十八
年傳注多言者或時有中孝經聖治注言中詩書論語先進言
必有中徵子言中倫莊子天下其言也不中又注其言不中並
音

仲莊子達生注必取反**材中**材中音丁仲反**治中**周禮春官天府治中注鄭司農云謂治職簿書之要音丁仲反**刑罰中**小雅菀柳序刑罰不中禮記大傳故刑罰中論語子路則刑罰不中並音丁仲反**又爲中禮**唐蟋蟀序儉不中禮周禮地官師氏注中中禮者也禮記仲尼燕居恭而不中禮射義必中禮公羊僖二十九年傳注不中禮並音丁仲反**中法**書顧命傳舞衣皆中法周禮春官肆書不中善道音丁仲反**中道**公羊哀二年傳注行不中善道音丁仲反**中節**詩小雅信南山傳鸞刀割中節采菽傳嗜嗜中節也大雅卷阿傳行中節禮記中庸發而皆中節並音丁仲反詩鄭大叔于田傳和**中度**周禮地官司市注兵車不中度質人諧中節音竹仲反注皆當中度量禮記王制用器不中度月令皆中度**中規**周禮考工記輈人注輪中規輿人中規並音丁仲反**中規**禮記仲尼燕居行中規並音丁仲反**矩**周禮考工記冶氏中矩禮記儒行矩莊子馬蹄中規矩並音丁仲反**中繩**莊子逍遙遊不中繩墨達生進退中繩徐无鬼直者中繩**中準**莊子天道平中並音丁仲反**中人**周禮秋官司刺注舉瓦中人並音丁仲反**中人**刃中人莊子達生注左昭二十年傳以音丁仲反**中膊**周禮考工記旒氏戈中肩音丁仲反**中物**器中膊音丁仲反**中**周禮夏官庾人注皆當中度質人括中物音丁仲反**中網**禮記坊記注中網取之音丁仲反

仲文中犧牲論語雍也集解中犧牲也音丁仲反皆不音如字而音丁仲張仲竹仲反至若中興之中音丁仲張仲反義與中葉相近例亦得音如字詩商頌長發昔在中葉傳葉世也正義中閒之世禮記儒行注中中閒學記注中猶閒也**釋文音如字又張仲反據說文中和也中閒爲和之引仲義因而不音如字據說文中从口丨上下通閒於上下謂之中中閒又爲上下通之本訓因而亦得音如字其單音如字與中葉中興異例者書一見**仲祀之詁建中于民音如字**莊子一見**德充符中音如字其音丁仲張仲貞仲知眾反並音如字與中葉同例者書四見**堯典日中星鳥音貞仲反又如字**君陳惟厥中音如字形日民中絕命並音丁仲反又如字或丁仲反**詩一見**止商頌長發昔在中葉一條**周禮兩見**春官大宗伯注聖人爲制其中音丁仲又如字考工記車人輿步相中儀禮三見士相見禮始視面中視抱卒也音如字又丁仲反士喪禮中屋既夕禮鉤

中指並音如字劉丁仲反禮記七見檀弓下禮之不中者也中庸不勉而中深衣注當骨緩急難爲中也並音丁仲反又如字王制注斷其獄訟之中曾子問注言制禮以爲民中三年問先王爲之立中制節並音如字又丁仲反月令昏參中音如字徐丁仲反春秋左傳六見莊七年經夜中僖十五年經注以明中絕襄十四年傳注分爲剖並音丁仲反又如字宣二年傳注括趙姬之中子後序而中分之並音如字又丁仲反襄九年經注中分鄭城中里名音如字徐丁仲反穀梁傳兩見桓九年傳爲之中者襄二十三年傳注中道雍也中道而廢音如字一音丁仲反子罕集解而中道止者音丁仲反又如字莊子一見田子方今女之志爾於中也音丁仲反又如字爾雅一見釋言殷齊中也音如字又知衆反其音張仲丁仲反不音如字與中興同例者易三見蒙時中也音張仲反訟惕中吉音馬丁仲反說卦故謂之中男音丁仲反詩兩見大雅大明傳摯國任姓之中女音丁仲反魯頌閟宮夔中特魯徵弱音張仲反周禮一見考工記輪人而中詘之音丁仲反儀禮三見聘禮主中日則二雙注猶閒也音丁仲反鄉射禮中掩束之士虞禮中月而禫注猶閒也並音劉丁仲反禮記一見學記中年考校注猶閒也音丁仲反春秋左傳四見僖十五年傳注離爲中女二十四年傳女中痸至襄二十五年傳注坎爲中男哀二年傳注中悔故襲之並音丁仲反公羊傳一見桓八年傳注中音丁仲反老子一見所中然音丁仲反莊子四見養生主心得之中並音丁仲反知中訓中閒或音如字劉丁仲反詳上禮記七見春秋左傳六見夾注中或音如字徐丁仲反詳上禮記一而三禮序錄有劉昌宗儀禮音徐邈禮記音左傳序錄亦有徐邈音同一中閒義而劉徐獨不音如字而音丁仲反者釋文條例云人用其鄉同言異字同字異言釋文本魏晉諸家作反音不能無方言之互異故單音如字並音如字不音如字例雖有三而義止有一中訓中閒而已且中訓中閒音知衆貞仲張仲丁

仲反及訓適爲射中等義音竹仲張仲丁仲反反音雖有五而
韻類亦止有二中入平聲東韻中仲衆入去聲送韻而已說文
韻譜中在平聲一東衆仲在去聲一送韻譜序云以切韻次之
後序云又得李舟切韻殊有補益中仲衆習見字當本陸法言
切韻書釋文亦類引切韻（舜典鬷切韻士咸反其韻類與切韻不
應相遠中仲衆三疊韻猶有可考而中知貞竹張丁六雙聲獨
不可考宋以後若切韻指掌圖等書以唐釋守溫三十六字母
譜雙聲中知貞竹張隸知母丁隸端母但孫炎作反音必自有
一字母及今既無孫炎之字母又未必皆孫炎之反音又何從
定其爲魏晉之雙聲也外此若周禮天官司裘注中秋天官內
宰春官簭章夏官大司馬羅氏司弓矢牧師秋官司寤氏中春

考工記輪人中冬左襄四年傳中康並音仲周禮春官大司樂
注禮記月令中呂莊子應帝王日中始並音仲亦如字周禮夏
官職方氏注中牟音如字李音仲爾雅釋言中也音如字又音
仲禮記月令中丁左文六年傳中行並音仲本亦作仲左襄十
九年傳中子音仲亦作仲乃釋文破字作音中爲仲之假借字
與中音知衆竹仲貞仲張仲丁仲反例自不同蓋魏晉始作音
藉以代漢儒師讀周禮地官師氏注杜子春云中當爲得釋文
中杜音得漢讀破誤字釋文卽以所破字作音此又釋文之一
例也凡此皆就中興字讀去聲中閒字概讀平聲全非魏晉音韻
秩然後世以中興字讀去聲中閒字概讀平聲全非魏晉音韻
之舊惜未暇於中字外字字蒐訂勒爲成書云

將蒲姑解

書序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鄭注依孫覲察輯本奄既滅矣其君佼人不可復故欲徙之於齊地使服於大國將蒲姑亡按書大傳四鄭注依陳編修輯本薄姑齊地非奄君名廣雅釋詁將欲也爾雅釋詁遷徙也鄭注以將遷訓欲徙將遷之將義不得與將蒲姑同則惟就鄭注服於大國句而將蒲姑將字逸義容或有可推者一切經音義二十二引字略將帥領行也將蒲姑即帥領蒲姑左僖四年傳召公命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齊為帥領侯伯之大國今周公告召公作冊亦使齊太公帥領蒲姑以率德改行是即將蒲姑名篇之義

屋漏解

詩大雅抑尚不愧于屋漏傳西北隅謂之屋漏箋諸侯卿大夫助祭在宗廟之室屋小帳也漏隱也禮祭於奧既畢改設饌於西北隅而厞隱之處此祭之末也正義西北隅謂之屋漏釋宮文謹按傳據爾雅以屋漏為西北隅箋申傳義亦以屋漏為改設饌於西北隅釋文屋如字或云鄭於角反其實箋申傳西北隅義傳亦應讀於角反御覽一百八十八引爾雅舍人注讀如字指禮記喪大記言屋漏在燕寢之室箋申傳讀於角反乃是破屋為幄指周禮幕人掌次言屋漏在宗廟之室天官幕人掌幄凡祭祀共幄掌次凡祭祀張尸次注尸則有幄儀禮有司徹徹饋饌於室中西北隅厞用席注此於尸謖改饌厞隱也爾雅釋言厞與漏並訓隱據正義所見本陋作漏箋即以漏訓隱為厞隱之處

掌次注以尸次爲尸有幄簟卽以尸謖改饌西北隅厞當用幄不用席士虞禮厞用席疏以席爲障使之隱故云厞隱據禮記雜記上士輔葦席以爲屋注屋小帳通言之席亦爲幄大夫士祭在宗廟之室尸謖改饌西北隅以席爲障使之隱諸侯卿大夫助祭在天子宗廟之室尸謖改饌西北隅乃別以幄爲障使之隱禮記曾子問正義詩云尙不愧於屋漏謂天子之禮鄭君備見古文記天子祭禮因而以幕人祭祀共幄掌次張尸次有幄依士虞大夫少牢禮釋之知障幄使之厞隱爲尸謖改饌西北隅所用則仍卽傳據爾雅西北隅義而益信箋申傳義爲不易也匪特舍人注指喪大記言親死在寢不在廟凡祭皆在廟獨虞祭在寢抑詩助祭其不主虞祭可知卽正義引孫炎注當室之白日光所漏亦是誤襲禮注作解特牲注此所謂當室之白謂室之白曾子問注當室之白陽厭也有司徹注當西北隅得尸明者也明者曰陽日光所漏顯而易覩下二句何得云無曰不顯莫予云覩蓋禮注釋陽厭則西北隅當室之白以合於明者曰陽之命名詩箋釋屋漏則西北隅障幄使之隱以合於無曰不顯莫予云覩之取義禮記祭義孔子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哉夫各有所當也知此則可與言鄭學矣

彼月而食解

阮文達掣經室集毛詩補箋云遵後編法推幽王六年十月朔正得入交魯詩說謂厲王時事斷難執以爭謹按子夏詩序大毛公詩傳據釋文序錄初學記以詩傳爲大毛公作屬幽王說匪特幽王六年十月朔食入交限卽前一月望食亦入交限此日而食指十月朔食

言彼月而食又卽指前一月望食言阮文達依時憲術推幽王六年首朔太陰交周四宮六度四十六分四十四秒九微試以太陰交周朔策一宮四十分一十三秒五十五微遞加七次得周正九月朔太陰交周十一宮一十一度二十八分二十一秒三十四微加太陰交周望策六宮一十五度二十分六秒五十八微滿十二宮去之餘卽周正九月望太陰交周五宮二十六度四十八分二十二秒三十二微爲太陰入交限月當食用是知時憲術上考往古事事與毛詩密合彼魯詩說不攻自破也

以魁柎之解

儀禮士冠禮素積白屨以魁柎之注魁蜃蛤柎注也謹按不屨繐屨注繐屨喪屨也縷不灰治曰繐據周禮考工記㡛氏注蜃謂灰地官掌蜃注蛤謂灰知魁訓蜃蛤以魁柎之猶言以灰治之也然黑屨纁屨不詳染黑染纁而白屨獨詳以魁柎之者經文以屨字冠首冬皮屨既是遙接夏用葛言皮屨不得治以灰不屨繐屨亦是遙接夏用葛言皮屨不得治以灰則白屨仍卽繐屨且不著不屨繐屨四字則以以魁柎之之白屨無以別於因喪而冠之繐屨禮記曾子問如將冠子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冠服旣用喪冠喪服屨亦因用居喪之繐屨會子問記禮之變繐屨不以魁柎之士冠禮記禮之常白屨自當以魁柎之矣魁蛤爲蜃之屬說文虫部蚌蜃屬有三魁蚌一名復累柎訓注爲附之借周禮天官瘍醫注注謂附著藥地官司市注故書附爲柎是其證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四百二十五終

江陰馮　銘
湘潭王啟原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四百二十六　南菁書院

湘潭胡元儀子威著

毛詩譜

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大庭軒轅逮於高辛其時有亡載籍亦蔑云焉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於此乎有夏承之篇章泯棄靡有孑遺邇及商王不風不雅何者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各於其黨則爲法者彰顯爲戒者著著明周自后稷播種百穀黎民阻飢茲時乃粒自傳於此名也陶唐之末中葉公劉亦世修其業以明民共財至於大王王季克堪顧天文武之德光熙前緒以集大命於厥身遂爲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時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大平制禮作樂

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後王稍更陵遲懿王始受譖亭齊哀公夷身失禮之後邶不尊賢自是而下厲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壞十月之交民勞板蕩勃爾俱作眾國紛然刺怨相尋五伯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紀綱絕矣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以爲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則受頌聲弘福如彼若違而不用則被劫殺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由憂娛之萌漸昭昭在斯足作後王之鑒於是止矣夷厲以上歲數不明大史年表自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旁行而觀之此詩之大綱也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眾篇明於力則鮮於思則寡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是與

周南	邶	檜			
召南	鄘	衛	鄭	齊	魏	唐	秦	陳	曹	豳	王	小雅	大雅	周頌	魯頌	商頌

周召邶鄘檜者齊者魏者唐者秦者陳者曹者豳者王者小雅周頌魯者商者者禹衛者古高古少虞舜帝堯隴西大峰禹貢后稷周東大雅者周少昊契所貢雍商紂辛氏暐之夏禹舊都谷名虞戲兗州之曾都王者周室成摯之封之州岐畿內火正世爽所都之地于禹氏之陶丕孫曰城畿室居功致墟也地有山之方千祝融鳩氏之地今曰貢近墟帝之北公劉內方西都太平國中姒氏陽地里之之墟之墟在禹太原雍州舜之地名者自六百豐鎬德洽有大之女名今地其檜國周武貢冀晉陽鳥鼠冉有周武部而里之時之詩庭氏名簡屬右封域在禹王伐州雷是堯之山虞閼玉既出所地其詩也其作之庫狄者扶風在禹貢豫紂封首之始居堯時父者定天徙戎封域始祖在周則大吞鳥美陽貢冀州外太師北析此後有伯爲周下封狄之在禹后稷公攝庭氏卵而縣地州大方之呂望城之乃遷翳者武王弟叔地名貢豫由神政成亦居生契形險行之北榮于齊西周河東實皋陶正振鐸今屬州大氣而王卽茲乎堯之阻而東北波之是爲以封平陽陶之武王于曹右扶華外生有位之在周末年原田踰衡南居齊大同姓成王子佐賴其今曰風栒方之播種初頌公歸舜舉

典治其地之于更方而盡至曾于河州之崤穑山之相宅隆大之所王時度治南國置三是檜五百力乎孫成渭之東江漢監使之變里其溝洫矣南開孝地廣食以隰之謂之初起身也伯禽懼不汝旁管叔風始封域此一徙居王爲平無致蓄野至王城自文是故之法敢荒之諸蔡叔作其東至帝一曲沃伯翳名山積夾商之是爲王至夫政養四盩後矣於霍叔國北于海王儉近乎能知大澤于魯末世東都于文必本種之有高時三尹而鄰于西至約之陽爲禽獸西望衛之大王今河王有于天馬牧宗者分天教之號　于河化于昔堯之言外方閒又又避南是聲據徵以于坷舊勞于有自紂初宣南至時猶之末子孫東不寡于戎狄也召盛隆降命野尊于外其二城而王封于穆存及洪水不絕及明患難之難公既而推命降賢祿爰治以服北謂母弟陵北今魏九年故封豬大末時而入相宅原天于社士修小人事殷之邶友於至于君喬下民非子姬無富而處于周公命上之謂洋宮作其故雍南謂宗周無棣且褊其谷爲附子好無教岐陽往營述祖徵地崇禮即位梁荊之鄘議內在禹急不萬國庸邑巫覩乃更民又成周考之降于教僖乃或豫徐東謂咸林貢青務廣不粒之於禱祈驕侈歸之今洛美小祖廟十六諒闇揚之之衛之地州岱修德于時秦谷鬼神十一公劉陽是雅自之謂年冬三年人咸武王是爲山之于民殺禮至曾歌舞世當之出也成鹿鳴仁義會諸不言被其既喪鄭桓陰雒教以以救孫秦之樂周惠大王王居至于降于矣于言乃德而管叔公今淄之義方艱厄仲宣民俗王時之入洛邑魚麗山川淮上雍不從之及其京兆野其其與其流王又化而政衰雖有遷殷先其之謂謀東敢荒文王羣弟鄭縣子丁秦晉乃被命作爲之昭公其異頌民文所興作略公盩嘉受命見周是其公嗣鄰國于今大夫五世好奢由有于成以治降于遂伐靜殷

肥美漳東溱洧公地焉其封母禹治利器濟陰邑公開北之功之言政成爲司周之及克之閒方百封域弟叔水水用與定陶劉以得河于民容天王封徒有先公州桑祝融里都南枕虞于土既其神是也夏后陽漸公劉子之其元五教曰太土之氏名營北河曲堯之平舜明之其封大康冀州至于德光子伯之功王者野周黎其周公北涉故墟命作後封域在時失之南大王被四禽于乃賜避狄武王後八致大汾水曰唐虞官其官始武王季表格魯其姓而難自伐紂姓唯平敷昔舜侯南掌上嬀滿荷澤守竄王作歷及于上封域封之幽始以其妘姓定九耕于有晉下艸于陳之野于此邑于千載下無在禹世有遷焉京師檜者鐵復歷山水至木鳥都于昔堯地猶鎬京越異不覆貢徐官守而修封紂處其夏禹陶于子燮獸賜宛北嘗游修后謂之代而隸無州大十四德建子武地焉之舊河濱改爲姓曰之側成陽穆之宗周別世不持野蒙世至王業庚爲周夷制成禹菲晉侯嬴歷是曰死而業勤是爲載其載此羽之湯則商王殷後王厲王用飲食其封夏商陳胡葬焉恤愛西都功業之謂野自受命帝乙庶殷王之周公而致域在興衰公以舜漁民民周公爲天容於後政伐桀之初頑民時檜之法孝乎禹貢亦世備三于雷咸歸攝政下所是和哀國定天命其被紂公不制廣鬼神冀州有人恪妻澤民之而五年歸文樂興事多下後子王化日務政大邦惡衣大行焉周以元俗始國成成王王受焉頌廢十世有季爲久未事而國之服而阪山孝王女大化其焉其在豐命武聲乃九世中宗西伯可以好潔境而致美之西使其姬其遺風封域欲宅王遂作禮至僖者嚴至紂建諸其衣齊受乎緻大原末孫封域重厚在禹洛邑定天運曰公當恭寅又命矣乃服大上公冕卑大岳非子在禹多君貢雍使召下盛政也周惠畏天又王三分夫去之地宮室之野養馬貢豫子務州岐公先德之者君王襄命自

作邑公將都也位于日見當周始有至幽而任世難周復內後五祀淮夷邦至于豐攝政爲幽王官侵削公召車馬公當小人之故還歸其武之謂僖二于小公共禮樂厲王曹之皆能處西所以制度十年大無乃分乃流王大後五國人公其禮樂厲王曹之皆能處西所以制度十年大無岐邦言于司徒世衰憂之和之侍御時政變風守后都至治外又曰新作時或周召國曰甚得公政當周時成之好衰大始作稷之于夷此二祭帝南門怨此之地公將周眾衰荒平桓矣胃國人夫淫教不厲政雅逆于郊又修三王爲周不利與東淫怠之世孫僖美之荒所失其教尤順之所以姜嫄有受公旦于孺士之慢紀魏之矣甚泰之爲無德成衰十次要定天之廟命中召公子周人問矣譜變風齊愛變風度國王之一世于極位祀至于興之奭之公避于史之於始作物儉始作人傷時周幽王聖賢社于復魯功時采地之居伯曰周懿至春不中秦仲而刺公避燮亹之情國所舊制有作施先東都王室王使秋魯禮國之孫之陳流言姒生著天以列未徧詩頌公之二年多故亭焉閔公人閔襄公之變之難伯服道之地利而薨之者教于秋大余懼齊人元年之唐平王風始出居廢申助如祖廟國人商德已所熟未及焉變風晉獻之變之初作東都后太此而所以美其之壞職之獲有其何始作公竟風始與兵二年子宜已矣本仁功季武王國武雷電所可滅之作其討西思公咎奔又大山川孫行伐紂王伐疾風以逃以其孫穆我以劉太申申雅生所以父請乃以紂定之異死史地賜矣又救周王居侯與民干儐鬼命于陶唐天干乃後伯曰大夫徙于平王幽之犬戎及卷神五周而氏火巡守成王其濟畢萬絳云東遷職憂攻宗阿小祀所作其正嗣述職悅而洛河王城念民周殺雅南以本頌文伯之

陳誦迎之頌之諸國反而閒乎之詩遂居是其以觀攝三子男民風監導之國俗六武庚號檜州者叛成爲大得二王既號叔公之黜殷恃勢德敎命殺鄒仲尤純武庚恃險故獨復伐皆有鄫之三監驕侈屬之更于怠慢太師此三之心分而國建加之國之諸矣以貪其得以殷冒君聖人餘民若以之化封康周難者謂叔于之故之周衛使寄洛

而後晉有魏氏

乃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爲諸矣遂都宗周歲內八百里之地一德居東之周祖廟祭天西及不同都王公內而孝三望豫州其封域東至迤山在荊敝終南惇物之野

事至幽王有嘉事又公十堠封苦之于戲魚下曰禮三年紂兄功以晉文及靑行于大室徵子比序矣鄭靑者郊而屋壞啟爲已志武公我周百神初成宋公後成迎宓公成受職王以代武王迎咎于王之爲禮周公庚爲而反申而時詩行于有制商後之攝立之也傳社而大平其封政致是爲曰文百貨制典域在大平平王王基可極法之禹貢其出以亂之武爲禮勤命徐州人也故徙王鄺行于魯郊泗濱純似城于之謂慈服如天明豬于公是王其道爲禮子之野劉大室之同終行于禮故自後王之尊與始相五祀孔子政衰所爲諸矣成比而正錄其散亡大師無異而合法則詩之商之大述其詩之故爲頌同禮樂

商得爲之與賢人長後不敢之化世子不許者謂孫稍是驕之召並彼而貪南言二國必將二公混而背君之德名之君以教自七世成周岐而至頌之眾行于侯當奉辭南國周夷伐罪也乃王時無不棄其衛國克矣餘謂政衰若克此爲變風二邑風之始作鄘蔽正經故作補丹初古者各依疇公亶有所歷華父聿傷從君之來胥其國土也

至玄孫德公又從于雍云

其志不能大雅自郊于王七世主意復雅十八祉福者之至戴于豳故貶篇小廟山後問公時公之之謂雅十川五者曰當周事故之王六篇祀義列國宣于別其國之爲正之修作詩大夫詩以變風經其禮之未有正考爲豳用于藏也請于父者樂國功大周者校商國變君以如此行父之名風焉小雅可不請之頌十天子美報何也二篇以大乎故曰周于周雅然人君尊魯大師而饗必潔巡守以那賓戒其牛述職爲首上取羊罄不陳歸以燕或其黍其詩祀其下就稷商至于先王何者明而臣頌孔子天子薦之君功錄詩饗元歌之樂周之時

守爰本而修典及姜異之刑以女其爲邶守之後大鄘衛惟是任思之詩可以媚周焉

少固桓公姜大姒嗣徽音歷世有賢三年妃之幽王助以致其殺桓治文王刑公死之妻至于寡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侯歌舞之室之則得肆夏所以聞是五篇合文顯神以行而已王諸明昭父請乃列侯歌至德焉周之以文王也

之不備三合鹿陳其頌著鳴諸詩者爲後爲優王之耳其義監有大三代罪侯之成伯監功法之行莫大人書于是之亦矣問示覺者曰焉

列國政衰則變風作宋何

是故于東都王城卒以后取史妃夫伯所云士之德爲邑之地右首終以麟洛左趾鵠前盧言后妃夫人有斯德興助其君子是也武公又作卿士功至于獲嘉瑞之

鳴合鄉樂此其舊略大校見在書籍禮樂崩壞不可得詳大雅小雅民勞大明縣烝民韓奕江漢常武皆雅之變也又以其亦示其詩不陳述職巡守之所以時王之後王者之錄之乃不有焉獨無乎曰周大問曰何

風之始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焉故周公作樂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或謂之樂者后妃之樂房中之樂也妃夫人侍御于

鄭之變風又作

顯善懲過正之次也問者曰常棣閔管蔡之失道何故列于文王之詩曰閔之閔之者閔之順相承兄弟其失道至

由得商頌曰周用六代之樂故有之

其君子女史歌之以節義序故耳射禮天子以騶虞諸侯以貍首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蘩爲節今無貍首周衰諸侯僭而去之孔子錄詩不得也爲禮樂之記者從後存之遂不得其次序周公封魯死謚曰文公召公封燕死謚曰康

于被誅若在成王之詩則是彰其罪非閔之故爲隱推而上之因文王有親兄弟之義又問小臣何以獨無刺厲王曰有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之詩是也漢興師移其第耳亂甚焉既移文改其目義順上下

公元前七百七十年周平王東遷洛邑之歲也是公子世子之其次子亦世守采地在王官春秋時周公召公之後南召曰周公南之詩爲風之正經則然矣自

刺幽王亦過矣

此之後南諸國諸侯政之興衰何以無變風苔曰陳諸國之詩者將以知其缺失省方設教爲黜陟時反徐吳楚僭號

稱王不承天子之風今棄其詩之也其餘江黃六蓼之屬既驅陷于彼俗猶鄀羌小國又亦莒之等夷其詩

莒而不得列于此

文關雎　后妃之德

爲西也伯在位五葛覃十年后妃詩人之本道西也伯盖受命卷耳之年后妃稱王之志而斷也虞芮之訟樛木後七后妃

鹿鳴　燕羣臣嘉賓也

四牡　勞使臣之來也

皇皇者華　君遣使臣也

年崩逮下也

螽斯 后妃子孫衆多也

桃夭 后妃之所致也

兔罝 后妃之化也

芣苢 后妃之美也

常棣 燕兄弟也

伐木 燕朋友故舊也

天保 下報上也

采薇 遣戍役也

出車 勞還率也

杕杜 勞還役也

文王 文王受命作周也

大明 文王有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緜 文王之興也

棫樸 文王道化行也

漢廣 德廣所及也

汝墳 閨雎之應也

麟趾 夫人之德也

鵲巢 夫人之德也

采蘩

夫人不失職也
草蟲 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采蘋 大夫妻能循法度也
行露 召伯聽訟也

本大王由也 棫樸 文王能官人也 旱麓 受祖也 思齊 文王所以聖也 皇矣 美周也

羔羊 鵲巢之功致也
殷其雷 勸以義也
摽有梅 男女及時也
小星 惠及下也
江有汜 美媵也

靈臺 民始附也

野有死麕 惡無禮也
騶虞 鵲巢之應也
武王 文王子伐紂定天下禮矣 在位美王六年姬也崩
甘棠 美召伯也
何彼襛矣 美召伯也

魚麗 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
南陔 孝子相成也

以養也
白華 孝子之潔白也
華黍 時和歲豐宜黍稷也
下武 繼文也
文王有聲 繼伐也

成王

武王子卽位年少周公攝政制禮作樂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成王崩子康王立崩子昭王立

七月 陳王業也 **南有淸廟** 嘉魚祀文王也 **嘉魚** 樂與賢也 **鴻鴈** 周公救亂也 **維天** 周公東征也 **東山** 美周公也 **破斧** 美周公也 **伐柯** 美周公也 **南山之命** 有臺大平告文樂得王也賢也 **維淸** 萬物奏象也 **由庚** 萬物舞也得由其道也 **崇丘** 卽政諸侯萬物助祭得極也

崩子穆王立崩子恭王立王四王之世無詩

九罭 美周公也 **狼跋** 美周公也

其高大也 **天作** 祀先王先公也 **由儀** 萬物公也之生各得其宜也 **昊肴** 郊祀天地澤及四海也 **蓼蕭** 祀文王於天子明堂諸侯也 **我將** 祀文王於天子明堂燕諸侯也 **彤弓** 巡守時遵天子告祭

錫有柴望功諸侯也執競武王也思文后稷配天也臣工諸侯助祭也噫嘻成王也振鷺二王之後也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潛季冬薦魚春獻

帝也振鷺守成也假樂嘉成祭也豐年秋冬報也有瞽成王也洞酌召康公戒成王也

召康鮪也
公戒
成王
雛
也
禘大
祖也
載見
諸侯
始見
武王
廟也
有客
微子
來見
祖廟
也
武
奏大
武也

閔予
小子
嗣王
朝于
廟也
訪落
嗣王
謀於
廟也
敬之
羣臣
進戒
嗣王
也
小毖
嗣王
求助

懿王
恭王

孝王
齊哀

桓 講武類禡也

賚 大封於廟也

般 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

載芟 也 春藉田而祈社稷也

良耜 秋報社稷也

絲衣 也

酌 告成大武也

子崩弟孝王立孝王之世無詩

公在位歲數不明

雞鳴　思賢妃也　刺時也

還　刺荒也

著　刺衰也

東方之日　東方未明　刺無節也

夷王　懿王子

頃公　據衞世家頃公在位十二年

檜公　未詳謚號言仁當夷而不厲之遇也世

厲王　夷王子夷以厲王上歲數不明

羔裘　大夫以道去其君也

素冠　刺不能三年也

隰有萇楚　疾恣也

匪風　思周道也

十月之交　大夫刺厲王也

雨無正　大夫刺厲王也

小旻　大夫刺厲王也

小宛　大夫刺厲王也

小弁　大夫刺厲王也

巧言　大夫刺厲王也

谷風　刺厲王也

蓼莪　刺厲王也

大東　譏東人之詞也

四月　大夫刺厲王也

北山　大夫刺厲王也

無將大車　大夫刺厲王也

小明　大夫刺厲王也

鼓鐘　刺厲王也

楚茨　刺厲王也

信南山　刺厲王也

甫田　刺厲王也

大田　刺厲王也

瞻彼洛矣　刺厲王也

裳裳者華　刺厲王也

桑扈　刺厲王也

鴛鴦　刺厲王也

頍弁　刺厲王也

車舝　刺厲王也

青蠅　刺厲王也

賓之初筵　衛武公刺厲王也

魚藻　刺厲王也

采菽　刺厲王也

角弓　刺厲王也

菀柳　刺厲王也

都人士　刺厲王也

采綠　刺厲王也

黍苗　刺厲王也

隰桑　刺厲王也

白華　刺厲王也

綿蠻　刺厲王也

瓠葉　刺厲王也

漸漸之石　刺厲王也

苕之華　刺厲王也

何草不黃　刺厲王也

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

民勞　召穆公刺厲王也

板　凡伯刺厲王也

蕩　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

抑　衛武公刺厲王也

共和凡十四年厲王奔彘周公召公共和故曰

共和

厲王奔彘周公召公共和故曰王室相

僖公

共和二年立僖公八年宣王五年

桑柔

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

芮伯刺厲王也

蟋蟀晉僖公也

蟋蟀

六月

宣王北伐也

采芑

宣王南征也

車攻

宣王復古也

厲王子在位四十六年崩

宣王

宣王元年即位十六年平王三年薨

武公

武公乃立宣王崩二公

宣公

宣公十六年入春秋

成公

成公十八年入春秋

穆公

穆公三十三年入春秋

文公

文公十八年入春秋

寧公

寧公十二年入春秋

出公

出公十七年入春秋

憲公

憲公十四年入春秋

武公

武公五十年入春秋

獻公

獻公三十二年入春秋

孝公

孝公二十四年入春秋

惠公

惠公十一年入春秋

隱公

隱公十一年入春秋

桓公

桓公十八年入春秋

莊公

莊公五十一年入春秋

閔公

閔公二年入春秋

僖公

僖公三十三年入春秋

文公

文公十八年入春秋

宣公

宣公十八年入春秋

成公

成公十八年入春秋

襄公

襄公三十一年入春秋

昭公

昭公三十二年入春秋

定公

定公十五年入春秋

哀公

哀公二十七年入春秋

悼公

悼公十四年入春秋

元公

元公三十七年入春秋

穆公

穆公三十二年入春秋

康公

康公四年入春秋

共公

共公三十一年入春秋

桓公

桓公二十七年入春秋

景公

景公五十八年入春秋

平公

平公二十八年入春秋

元公

元公十五年入春秋

文公

文公十六年入春秋

成公

成公十七年入春秋

昭公

昭公二十五

柏舟 共姜自誓也
淇澳 美武公之德也

年宣王六年薨謚僖公也 衛門
車鄰 美秦仲也 東門
之池 刺時也 東門
之楊 刺時也

也 吉日 美宣王田也
年薨宣王時宋大夫正考父得商頌于周大師 那
鴻雁 美宣王也
鶴鳴 誨宣王也
河水 規宣王也
庭燎 美宣王也
烈祖 祀成湯也
祀中宗也 玄鳥
祀高宗也

祈父 刺宣王也
黃鳥 刺宣王也
白駒 大夫刺宣王也
我行 刺宣王也
其野 刺宣王也
斯干 宣王

長發 大禘也
殷武 祀高宗也

幽

簡兮　宣王也
常武　召穆公美宣王也
江漢　尹吉甫美宣王也
韓奕　尹吉甫美宣王也
烝民　尹吉甫美宣王也
崧高　尹吉甫美宣王也
雲漢　仍叔美宣王也
無羊　宣王考牧也
　考室　成也

王

宣王在位十年爲犬戎所殺

家父刺幽王也
正月刺幽王也
大夫刺幽王也
小弁刺幽王也
巷伯刺幽王也
蘇公刺暴公也
何人斯刺幽王也
巧言刺幽王也
谷風刺幽王也
蓼莪刺幽王也
大東刺幽王也
四月刺亂也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
無將大車刺幽王也
小明大夫刺幽王也
鼓鍾刺幽王也
楚茨刺幽王也
信南山刺幽王也
甫田刺幽王也
大田刺幽王也
瞻彼洛矣刺幽王也
裳裳者華刺幽王也
桑扈刺幽王也
鴛鴦刺幽王也
頍弁刺幽王也
車舝刺幽王也
青蠅刺幽王也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幽王也
魚藻刺幽王也
采菽刺幽王也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
菀柳刺幽王也
都人士刺幽王也
采綠刺幽王也
黍苗刺幽王也
隰桑刺幽王也
白華刺幽王也
綿蠻刺幽王也
瓠葉刺幽王也
漸漸之石刺幽王也
苕之華刺幽王也
何草不黃刺幽王也

無將大車　大夫悔將小人也
小明　大夫悔仕於亂世也
鼓鐘　刺幽王也
楚茨　刺幽王也

信南山　刺幽王也
甫田　刺幽王也
大田　刺幽王也
瞻彼洛矣　刺幽王也
裳裳者華　刺幽王也

大夫刺幽王也
寘之初筵　衛武公刺幽王也
采菽　刺幽王也
魚藻　刺幽王也
角弓　父兄刺幽王也

刺幽王也
桑扈　刺幽王也
鴛鴦　刺幽王也
頍弁　諸公刺幽王也
車舝　大夫刺幽王也
青蠅　刺幽王也

刺幽王也
白華 周人刺幽后也
緜蠻 敬臣刺亂也
瓠葉 大夫刺幽王也
漸漸之石 下國

刺幽王也
菀柳 刺幽王也
都人士 周人刺衣服無常也
采綠 怨曠也
黍苗 刺幽王也
隰桑

平王　幽王子東遷雒邑在位五十一年崩

莊公　平王平王十四元年即位二十七年平王二十七年平王三十六年薨

武公　魯隱公元年入春秋之世年爲十九年薨

緇衣　美武公也

綠衣　衛莊公姜傷己也

莊王

昭襄公　平王幽王二十五年即位平王六年即位立七元年平王三十二年薨五年

魏

嵒樞　刺晉昭公未詳也

羔裘　美武公也

駟驖　美襄公

黍離　閔宗周也

君子　閔周也

行役　刺平王也

君子　刺平王也

揚揚　閔周也

揚之水　刺平王大壞也

刺幽王也

大夫閔時也

葛藟　刺幽王也

何草不黃　下國刺幽王也

瞻卬　凡伯刺幽王也

召旻　凡伯刺幽王也

考槃 公 刺莊平王公也二十八年碩人卽位閟莊立四年桓王十九年薨 將仲 子兮 刺莊公也 揚之水 公 刺晉小侯世家昭公美襄公也 葛屨 刺褊也 椒聊 蕕 刺晉昭公公也 蒹葭 刺時亂也 綢繆 刺晉昭公也 終南 刺平王也 羔裘 刺時也 素冠 刺喪禮也 隰有萇楚 閔周也 匪風 刺王也 曹 刺共公也 蜉蝣 刺時也 候人 刺近小人也 鳲鳩 刺不壹也 下泉 刺時也 七月 陳王業也 鴟鴞 周公救亂也 東山 周公東征也 破斧 美周公也 伐柯 美周公也 九罭 美周公也 狼跋 美周公也 鴇羽 刺時也 無衣 刺時也 有杕之杜 刺時也 葛生 刺時也 采苓 刺時也 秦 刺襄公也 黃鳥 刺穆公也 晨風 刺忘善也 無衣 刺時也 渭陽 刺時也 權輿 刺時也 陳 宛丘 刺幽公也 東門之枌 刺時也 衡門 刺時也 東門之池 刺時也 東門之楊 刺時也 墓門 刺時也 防有鵲巢 刺時也 月出 刺時也 株林 刺靈公也 澤陂 刺時也 檜 羔裘 刺時也 素冠 刺不能三年也 隰有萇楚 刺時也 匪風 刺時也 曹 蜉蝣 刺時也 候人 刺近小人也 鳲鳩 刺不壹也 下泉 刺時也 豳 七月 陳王業也 鴟鴞 周公救亂也 東山 周公東征也 破斧 美周公也 伐柯 美周公也 九罭 美周公也 狼跋 美周公也

大叔于田 刺莊公也 叔于田 刺時也 大叔于田 刺莊公也 清人 刺朝也 羔裘 刺時也 遵大路 思君子也 女曰雞鳴 刺不說德 有女同車 刺忽也 山有扶蘇 刺忽也 蘀兮 刺忽也 狡童 刺忽也 褰裳 刺忽也 丰 刺亂也 東門之墠 刺亂也 風雨 刺亂也 子衿 刺學校廢也 揚之水 刺平王也 出其東門 閔亂也 野有蔓草 刺亂也 溱洧 刺亂也 齊 雞鳴 刺不說德也 還 刺荒也 著 刺時也 東方之日 刺衰也 東方未明 刺無節也 南山 刺襄公也 甫田 刺襄公也 盧令 刺襄公也 敝笱 刺文姜也 載驅 刺襄公也 猗嗟 刺魯莊公也 魏 葛屨 刺急也 汾沮洳 刺儉也 園有桃 刺時也 陟岵 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 十畝之閒 刺時也 伐檀 刺貪也 碩鼠 刺重斂也 唐 蟋蟀 刺晉僖公也 山有樞 刺晉僖公也 揚之水 刺晉昭公也 椒聊 刺晉昭公也 綢繆 刺晉昭公也 杕杜 刺時也 羔裘 刺時也 鴇羽 刺時也 無衣 刺時也 有杕之杜 刺時也 葛生 刺時也 采苓 刺時也 秦 黃鳥 刺穆公也 晨風 刺忘善也 無衣 刺時也 渭陽 刺時也 權輿 刺時也 陳 宛丘 刺幽公也 東門之枌 刺時也 衡門 刺時也 東門之池 刺時也 東門之楊 刺時也 墓門 刺時也 防有鵲巢 刺時也 月出 刺時也 株林 刺靈公也 澤陂 刺時也 檜 羔裘 刺時也 素冠 刺不能三年也 隰有萇楚 刺時也 匪風 刺時也 曹 蜉蝣 刺時也 候人 刺近小人也 鳲鳩 刺不壹也 下泉 刺時也 豳 七月 陳王業也 鴟鴞 周公救亂也 東山 周公東征也 破斧 美周公也 伐柯 美周公也 九罭 美周公也 狼跋 美周公也 鴇羽 刺時也 無衣 刺時也 有杕之杜 刺時也 葛生 刺時也 采苓 刺時也 秦 黃鳥 刺穆公也 晨風 刺忘善也 無衣 刺時也 渭陽 刺時也 權輿 刺時也 陳 宛丘 刺幽公也 東門之枌 刺時也 衡門 刺時也 東門之池 刺時也 東門之楊 刺時也 墓門 刺時也 防有鵲巢 刺時也 月出 刺時也 株林 刺靈公也 澤陂 刺時也 檜 羔裘 刺時也 素冠 刺不能三年也 隰有萇楚 刺時也 匪風 刺時也 曹 蜉蝣 刺時也 候人 刺近小人也 鳲鳩 刺不壹也 下泉 刺時也 豳 七月 陳王業也 鴟鴞 周公救亂也 東山 周公東征也 破斧 美周公也 伐柯 美周公也 九罭 美周公也 狼跋 美周公也

桓王 平王大子洩父之子在位二十三年

州昭公 桓王桓王元年十九三月年三弒桓月卽公自位九立九月宋人殺厲公之昭公 燕燕 奔衛桓王衛莊二十姜送三年歸妾厲公也 奔蔡昭公日月復入

武公 桓王七年卽位三十九年僖王五年薨 無衣 晉武公也 有杕之杜 晉武公也

陳佗 桓王十三年佗殺大子免自立十四年蔡人殺陳佗 墓門 刺陳佗也

免罝 閔周也 采葛 懼讒也 大車 刺周大夫也

衛莊王 姜傷二年已也高渠彌弒 終風之 衛莊姜傷己也 有女同車 擊鼓 刺忽怨州吁也 凱風 山有扶蘇 美孝子也刺忽 宣 撰兮 公 刺忽桓王也二年

卽位
立十
年刺
桓王
二十
年薨
雄雉
刺衞
宣公
也刺
也
谷風
刺夫
婦失
道也
子衿
刺學
廢也
簡兮
刺不
用賢
也
泉水
衞女
思歸
也
東門
之墠
宣公
也
風雨
思君
子也
思見
正也
丰
鮑有
苦葉
刺衞
刺亂
也
棫樸
文王
能官
人也
旱麓
受福
也
思齊
文王
之德
之所
致也
皇矣
美大
王王
季文
王之
德也
靈臺
民始
附也
下武
繼文
王也
文王
有聲
繼武
也
生民
尊祖
也
行葦
忠厚
也
既醉
大平
也
鳧鷖
守成
也
假樂
嘉成
王也
公劉
厚也
洞酌
民之
父母
也
卷阿
求賢
也
民勞
召穆
公刺
厲王
也
板
凡伯
刺王
也
蕩
召穆
公傷
周室
大壞
也
抑
衞武
公刺
厲王
自儆
也
桑柔
芮伯
刺厲
王也
雲漢
仍叔
美宣
王也
崧高
尹吉
甫美
宣王
也
烝民
尹吉
甫美
宣王
也
韓奕
尹吉
甫美
宣王
也
江漢
尹吉
甫美
宣王
也
常武
召穆
公美
宣王
也
瞻卬
凡伯
刺幽
王大
壞也
召旻
凡伯
刺幽
王荒
也
清廟
祀文
王也
維天
之命
祀文
王也
維清
奏象
舞也
烈文
成王
即政
諸侯
來助
祭也
天作
祀先
王先
公也
時邁
巡守
告祭
柴望
也
執競
祀武
王也
思文
后稷
配天
也
臣工
諸侯
助祭
遣於
廟也
噫嘻
春夏
祈穀
于上
帝也
振鷺
二王
之後
來助
祭也
豐年
秋冬
報也
有瞽
始作
樂而
合乎
祖也
潛
季冬
薦魚
春獻
鮪也
雝
禘大
祖也
載見
諸侯
始見
乎天
子於
廟也
武
大武
樂周
公所
作也
閔予
小子
嗣也
訪落
嗣王
謀於
廟也
敬之
群臣
進戒
嗣王
也
小毖
嗣王
求助
也
載芟
春籍
田而
祈社
稷也
良耜
秋報
社稷
也
絲衣
繹賓
尸也
酌
大武
樂也
桓
講武
類碼
也
賚
大武
樂也
般
巡守
而祭
四嶽
河海
也
魯頌
駉
頌僖
公能
遠法
周公
也
有駜
頌僖
公君
臣飲
酒於
公也
泮水
頌僖
公能
修泮
宮也
閟宮
頌僖
公能
復周
公之
宇也
有客
微子
來朝
也
武
頌僖
公能
威彊
敵也
閟宮
頌僖
公能
復周
公之
宇也
商頌
那
祀成
湯也
烈祖
祀中
宗也
玄鳥
祀高
宗也
長發
大禘
也
殷武
祭高
宗也

也

北門 刺仕不得志也

北風 刺虐也

新臺 刺衛宣公也

二子乘舟 思伋壽也

邶 刺時也

竹竿 衛女思歸也

伯兮 刺時也

有狐 刺時也

惠公 桓王

二十一年 即位 立三十一年 惠王薨 八年 衛人刺其上也 君子偕老 刺衛夫人也 桑中 也

牆茨

莊王 桓王子 在位十五年 崩

奔奔 刺衛宣姜也 鶉之 刺惠公也 奔 也 蘭 刺惠公也 芄

襄公 桓王二十三年 即位十 立

宣公 莊王五年 即位四十 立

北中有麻 思賢也

二年莊王十一年爲無知所弒

南山 刺襄公也

甫田 刺大夫刺襄公也

盧令 刺荒也

敝笱 刺文姜

防有鵲巢 邶人憂讒賊也

月出 刺好色也

僖王 桓王子在位五年崩

厲公 桓王十九年立二十三年奔蔡僖王

姜也

載馳 齊人刺襄公也

猗嗟 刺魯莊公也

二年復入惠王四年薨前後在位十一年

出其東門 閔亂也

野有蔓草 思遇時也

溱洧 刺亂也

惠王 僖王子在位二十五年崩

戴文公 惠王惠王十七年狄卽位滅衛立四年衛人十五年立戴公襄公踰王二年薨十四年

載馳 許穆夫人刺文公作也

清人 刺文公也

獻公 惠王元年卽位二十六年襄王元年薨

葛生 刺晉獻公也

采苓 刺晉

昭公 惠王十六年卽位九年惠王二十四年薨

蜉蝣 刺奢

公 惠王十八年卽位二十五年襄王十七年薨

獻公也

相鼠 刺無禮也

干旄 美好善也

河廣 宋襄公母歸于衞思而不止故作是詩

木瓜 美齊桓公

方中 美衞文公也

定之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

蝃蝀 止奔也

襄王　惠王在位十三年崩子王立六年崩匡王立在位六年崩頃王子在位之世無詩

繆公　惠王十八年卽位三十九年襄王二十一年薨匡王三年也　黃鳥　哀

共公　襄王二十五年卽位十五年王頃元年薨　侯人　刺近小人也　鴟鴞　刺不壹也

文公　襄王二十六年卽位三十八年匡王四年薨　行父請命于周史克作頌皆文公初年之事也　魯頌　頌僖公能修泮宮也　泮水　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有駜　頌僖公也　駉　頌僖公耳　閟　頌僖公之烈皆追僖公之

公　襄王三十二年卽位二十四年匡王二年立十四年薨　晨風　刺康公也　無衣　刺用兵也　渭陽　康公

下泉　思治也

定王　匡王弟在位二十一年崩

念母也

權興刺康公也

靈公　頃王六年即位立十五年定王八年爲夏徵舒所弒

閽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詩譜逸文

株林刺靈公也

澤陂刺時也

天子納變雅諸侯納變風其禮同周召譜正義引

路寢之常樂風之正經也天子歌周南諸侯歌召南同上

孟仲子子思之弟子　子思論詩於穆不已仲子曰於穆不似周頌正義引經典釋文亦引詩譜云孟仲子子思弟子

魯人大毛公爲故訓傳於其家河閒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正義大題下引

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十商意有不盡毛更足成之 經典釋文引沈重云按鄭譜意云云

參訂時驗謂平此之也 詩天作正義經典釋文引按天作箋云以此訂大王文王之道譜文蓋謂此也

解延年齊人 經典釋文引

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閒人大毛公毛公爲詩故訓傳于家以授趙人小毛公小毛公爲河閒獻王博士以不在漢朝故不列於學

一云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漢書儒林傳云毛公治詩爲河閒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公長公授解延年延年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 經典釋文引

按鄭君此譜必備述毛詩受授源流今存僅三條徐整鄭學之徒曾註此譜其書名暢蓋取暢達之義耳陸德明引徐整此說卽本之鄭君詩譜因並錄之以見鄭意或以徐氏此說爲詩譜暢之文非也文非注體且徐所著書豈僅詩譜暢而已烏可質也

坿錄孔仲達毛詩正義十六條

二風大意皆自近及遠周南關雎至螽斯皆后妃身事桃夭兔
罝芣苢后妃之所及漢廣汝墳變言文王之化見其化之又遠
也召南鵲巢采蘩夫人身事草蟲采蘋朝廷之妻甘棠行露朝
廷之臣大夫之妻同爲陰類故先於召伯皆是夫人化之所及
也羔羊以下言召南之國江沱之閒亦言文王之政是又化之
差遠也篇之大率自以遠近爲差二南詩文王時作唯甘棠與
何彼禮矣二篇乃是武王時作武王伐紂乃封大公爲齊侯令
周召爲二伯而何彼禮矣經云齊侯之子大公已封於齊甘棠
經云召伯召公爲伯之後故知二篇皆武王時作非徒作在武
王時其所美之事亦武王時也行露雖述召伯事與甘棠異時

鄭志荅趙商云行露篇序義云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若當武王時被召南之化久矣衰亂之俗已銷安得云微此文王時也序義云召伯聽訟者從後錄其意是以云然周召

序者或以事明主或言其諭或終始備言或與初見末義相發明要在理著而已若一篇者明言諭號多則文有詳略

邶柏舟云頃公之時則頃公詩也緣衣云莊姜傷己妾上僭當莊公時則莊公詩也詩述莊姜而作故敘不言莊公也燕燕云莊姜送歸妾也妾非夫人所當出出不當夫人送今云送歸妾是州吁詩也日月終風擊鼓序皆云州吁凱風從上明之皆州吁詩也雄雉匏有苦葉序言宣公舉其始新臺二子乘舟復言宣公詳其終則谷風式微旄丘簡兮泉水北門靜女在其閒皆宣公詩也鄘柏舟云共伯蚤死其妻守義明武公時作則武公詩也牆有茨公子頑通於君母君母則惠公母則惠公詩也鶉之奔奔云宣姜亦是惠公之母則君子偕老桑中在其閒亦皆惠公詩也定之方中蝃蝀相鼠干旄序皆云文公文公詩可知載馳序云懿公爲狄所滅露于曹邑則載公詩也在文公下者後人不能盡得其次第爛於下耳衛淇奧云美武公則武公詩也考槃碩人序皆云莊公則莊公詩也氓云宣公之時則宣公詩也竹竿從上言之亦宣公詩也芄蘭刺惠公則惠公詩也河廣云宋襄公母歸於衛母雖父所出而文繫於襄公明襄公即位乃作襄公以魯僖公十年即位二十一年卒終始當衛文公則文公詩也伯兮云爲王前驅有狐云衛之男女失時皆不言

諡在河廣本瓜之閒則伋文公詩矣但文公惠公時無從王征伐之事桓五年秋蔡人衞人陳人從王伐鄭當宣公時則伯兮亦宣公詩也伯兮既爲宣公詩則有狐亦非文公詩也文公滅而復興詩無刺者不得有男女失時之歌則有狐亦宣公詩也與伯兮俱爛於此本在芄蘭之上序者以明下故不復言宣公耳推此則換爛在作序之後故舉上明下若本第於此則伯兮宜言諡以辨嫌不宜越芄蘭河廣而蒙以詩之序也木瓜云齊桓公救而封之則文公詩也故鄭於左方中皆以此知之也 邶鄘衞

檜無世家詩止四篇事頗相類或在一君時作故鄭於左方中不復分之 檜

緇衣序云美武公則武公詩也將仲子叔于田大叔于田序皆云刺莊公而清人之下有羔裘遵大路女曰雞鳴遵大路序云莊公失道則此三篇通上將仲子等六篇皆莊公詩也有女同車山有扶蘇揚之水皆云刺忽則蹇裳丰東門之墠風雨子衿在其閒皆爲昭公詩也忽於桓十一年以大子而承正統雖未踰年要君於其國有女同車敘云至於見逐則爲被逐而作是爲忽前立時事也山有扶蘇揚之水東門之墠皆忽所美非賢權臣擅命忽之前立時月既淺則此三篇皆後立時事也蹇裳思見正言突篡國之事是突前篡之初國人欲以鄰國正之春秋之義君雖篡弒而立已列于會則成爲君案突以桓十一年篡十二年公會鄭伯盟于武父自是以後頻列于會則成

爲鄭君國人不應思大國之正蹇裳宜是初年事也丰東門之
墠風雨子衿直云刺亂世耳不指君事或當突篡之時或當忽
入之後其時難知要是忽爲其主雖當突前篡之時亦宜繫忽
故序於揚之水又言忽以明之揚之水言無忠臣良士終以死
亡經云終鮮兄弟則兄弟已爭是後立之事出其東門序云公
子五爭野有蔓草序云民窮于兵革溱洧序云兵革不息三篇
相類皆三公子既爭之後事也公子五爭突在最後得之則此
三篇厲公詩也清人刺文公文公詩也鄭於左方中皆以此而
知鄭

雞鳴序云刺哀公荒淫怠慢還序云刺哀公好田獵則哀公詩
也著東方之日東方未明三篇皆云刺而不舉號謚則舉上明
下亦爲哀公詩矣南山甫田盧令載驅四篇皆云刺襄公則襄
公詩也敝笱刺文姜猗嗟刺魯莊公皆由襄公淫妹而作亦襄
公詩也故鄭於左方中皆以此而知也齊

魏無世家而鄭於左方中云葛屨至十畝之間爲一君伐檀碩
鼠爲一君知者以上五篇刺儉下二篇刺貪其事相反故分爲
異君或祖父或子孫不可知魏

其詩則蟋蟀刺僖公山有樞揚之水椒聊鴇羽序言
昭公則昭公詩也綢繆杕杜羔裘在其閒從可知也無衣有杕
之杜皆刺武公則武公詩也葛生采苓刺獻公則獻公詩也鄭
於左方中皆以此而知唐

其詩則車隣美秦仲爲秦仲詩也駟驖小戎蒹葭終南序皆云

襄公是襄公詩也黃鳥刺穆公是穆公詩也晨風渭陽權輿序皆云康公是康公詩也無衣在中明亦康公詩矣故鄭於左方中皆以此而知也 秦

其詩宛丘東門之枌序云幽公爲幽公詩矣衡門云誘僖公東門之池東門之楊從上明之亦僖公詩也墓門刺陳佗陳佗詩也防有鵲巢云宣公月出從上明之亦爲宣公詩也株林澤陂云靈公爲靈公詩也鄭於左方中皆以此而知也 陳

其詩蜉蝣序云昭公昭公詩也候人下泉序云共公鳲鳩在其閒亦共公詩也鄭於左方中皆以此而知也 曹

此七篇之作七月在先鴟鴞次之今鴟鴞次于七月得其序矣伐柯九罭與鴟鴞同年東山之作在破斧後當於鴟鴞之下次伐柯九罭破斧東山然後終以狼跋今皆顚倒不次者張融以爲簡札誤編或者詩次不以作之先後鄭所不說未可明言 幽

按如疏說則鄭詩譜仍依詩之次第

黍離序云憫周室之顚覆言鎬京毀滅則平王詩也君子行役及揚之水葛藟序皆云平王是平王詩也君子陽陽中谷有蓷居中從可知兔爰序云桓王則本在葛藟之下但簡札換處失其次耳兔爰既言桓王舉上以明下采葛大車從可知矣采葛箋云桓王之時政事不明明大車亦桓王詩也丘中有麻序云莊王不明即莊王詩明矣故鄭在左方中以此而知也 王

采薇云文王之詩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帥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則采薇等篇

皆文王之詩天保以上自然是文王詩也魚麗序文武並言則魚麗武王詩也文王大明緜棫樸思齊皇矣靈臺七篇序皆云文王旱麓一篇居中從可知凡八篇文王大雅也下武文王有聲二篇序皆言武王則武王大雅也六月序廣陳小雅之廢自華黍以上皆言缺由庚以下不言缺明其詩異主也魚麗之序云文武華黍言與上同明以上武王詩由庚以下周公成王詩也南有嘉魚云太平蓼蕭云澤及四海語其時事爲周公成王明矣序者蓋亦以其事著明故不言謚號焉由庚既爲周公成王之詩則南有嘉魚至菁菁者莪從可知也生民序云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明是文武後人見文武功之所起故推以配天也文武後人唯周公成王耳孝經云昔者周公郊

祀后稷以配天故知生民爲周公成王之詩生民既然至卷阿皆是可知小雅六月之後盡何草不黃大雅民勞盡召旻其中則有厲宣幽三王之詩皆當王號謚自顯唯厲王小雅謚號不明故鄭別論之則小雅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四篇大雅民勞至桑柔五篇皆厲王詩也小雅自六月盡無羊十四篇大雅雲漢至常武六篇序皆言宣王則宣王詩也小雅自節南山盡何草不黃去十月之交等四篇餘四十篇唯何人斯大東無將大車小明都人士緜蠻六篇不言幽王在幽王詩中皆幽王詩也大雅瞻卬召旻二篇序云幽王則幽王詩也小大雅

此頌聲由其時之君德洽于民而作則頌聲係于所興之君不係于所歌之主故周頌三十一篇左方中皆以爲周公成王之

頌也 周頌

四篇皆史克所作也四篇一人之作而爲此次者以駉言務農重穀爲政之本又善于任賢故次有駉言君臣之有道也君臣同心則能修教征伐故次泮水言能修泮宮服淮夷也文武既備明神降福則能克剪放命復其疆宇故終以閟宮四篇皆頌僖公之美德也 魯頌

那序云祀成湯是頌成湯也烈祖序云祀中宗是頌中宗也玄鳥殷武序皆云高宗長發居中從可知是玄鳥三篇頌高宗也此頌之者皆在崩後頌之 商頌

毛詩譜序

詩譜一卷鄭君所作或云二卷或云三卷注本有所分也唐賢奉詔撰定正義割詩譜說置風雅頌首今不全滅賴有此耳北宋之時其譜竟亡歐陽永叔稱得殘本爲之補缺今發其書舛駁殊甚檜鄭同譜彼尙不知其餘乖方不暇指摘殘本欺人羌不足據戴氏東原亦訂詩譜仍踵其謬所正者僅檜鄭同譜王居雖上二事而已淮安丁晏重加補綴永叔之謬頗致疑焉惜囿于習未能顯然別爲總譜略近鄭意猶未善也悵前賢之未周愍將來之多惑反覆譜序所云灼知其例爰加訂正就耳目之所及暢鄭學之隱微補其所可補缺其所已缺千載沈淪迷塗斯闢敢云復鄭之舊庶幾不遠矣蓄疑方寸蓋亦有年歲在

重光書乃奪稿不恥狂簡輒錄成篇條例粗陳用列于左

譜云夷厲以上歲數不明大史年表自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則譜必依史公年表之體首列周王以統乎下各國有詩之君列於國之譜上值周王以從乎上也國自爲譜乖鄭意矣

譜云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源流清濁謂封域之廣狹政教之得失即譜說是也循其上下而省之謂周召邶鄘依次上下列之欲知周召則省乎上欲知邶鄘則省乎下也又云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旁行觀之風化芳臭謂詩之美刺旁行列其目則芳臭自見而君之氣澤可知也正義每譜之末釋某詩某君作必云鄭於左方以此知之則譜說列於譜之右詩篇目列於譜之左也

檜譜正義云鄭先譜檜而接說鄭王譜正義云王詩次在鄭上譜退居國下者欲近雅頌與王世相次故也則詩譜之次檜鄭同譜王居雅上也

鄭譜商頌以宋戴公爲主云列之以備三頌則商頌繫乎宋戴公以得詩之年統之周宣王也

譜有逸文見引羣書別錄於後毛詩受授源流鄭必有說今亡不具因坿錄徐整之說以補之

邶鄘譜正義云鄭於其君之下云某詩某作者準其時之事而言則譜於每君之下某詩屬之必言其故今每譜正義必釋某詩某君作卽本鄭君然非鄭君之辭故不補入譜別錄坿末以

申鄭義

詩但列篇目則風化芳臭不明今幷列序之首句庶幾旁行觀之美刺昭然鄭君之舊諒必如此矣

江陰沙從心校
江陰馮銘校